

心靈的黑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十架約翰 (John of the Cross)

前言

十架約翰 (John of the Cross) 的《心靈的黑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是教會一致公認為一本靈修指引的書。美國20世紀先知陶恕

(A.W.Tozer) 曾列出10本影響他靈命的古典名著，其中一本就是《心靈的黑夜》。本書談論信徒脫離肉體、已生命——進入枯乾，棄絕的黑夜之經歷過程。這是走「十架道路」信徒最後一段所必經的歷程。

雖然，這條窄路，只有少數人能走完全程，但是，對於要治死肉體、脫離已的生命、走屬靈道路的信徒，每位都是能有分於其中的經歷，因為聖靈在每一位聖徒裏面工作的光景都是相同的。對於初信的人，也能從其中得著亮光和指引，以便使他更快進入屬靈的豐盛之境。

由於本書作者是以16世紀修院修士為寫作的對象，其中所談論是當時修院內所發生的事情。但讀者若把這些事情與今天教會中信徒和自己經歷的光景對照，便可以把他的教導實用出來。本書內容包括魂的黑夜和靈的黑夜，信徒只有走過這條漫長黑夜，才能達到純愛的境界。

有關這方面經歷的著作，還有蓋恩夫人 (Modame Guyon) 所著《簡易祈禱法》 (*A Short and Easy Method of Prayer*)、《由死亡得生命》 (*To Gain Life from the Death*) ——信徒各種靈程的說明、《與神聯合》 (*Union With God*) ——魂的破碎和靈程的最後階段、《靈命的歷境與危機》 (*The Spiritual Adventure*) ——心靈黑夜裏外的經歷。

戴致進1993年《肢體交通》

心靈的黑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寫在前面

這些詩句陳述靈修途中要怎樣操守，才能達到世人可能達到的與神聯合的奇妙經歷；也說明達到這個光景的人所有的特質。

全書輪廓

本書首先說出八節的詩，然後分別解釋每節詩句，都是先引詩句，後加註釋。開頭的二節詩，乃是靈修的兩樣煉淨過程：感官和心靈的煉淨。其他六節述說心靈受聖靈的光照，與神聯合後所發生的奇妙效果。

開宗明義

在分析詩節意義以前，先得說明：心靈在唱出這些詩句時的心境，已經與主聯合，達到屬靈完全的地步。他曾經歷極嚴厲的考驗以及靈修窄路，而登上了高峰。在聖經上，主所說的窄路，只有少數人走完那條路程。所以當人走

到盡頭時，心靈會突然喜出望外，何幸逢此有福，意識到大功告成，達到純潔的愛。這就是第一詩節所歌唱的。稱這條窄路是漫漫黑夜非常貼切；靈魂走完了這條窄路，欣喜自己竟蒙受諸般的恩惠，從心靈裏的深處湧出心靈的詩歌。

原著出版序言

鑒於尊重可貴的屬靈傳統，我們存著幾絲躊躇的心情出版這本《心靈的黑夜》，作為一本獨立的著作。其實，它是承繼《攀登迦密山》(Ascent of Mount Carmel) 的意義，而加以融會貫通的著作。

在本書篇首詩節中所描述的「第一夜」或「煉淨」，是指著「感官的情慾」，將在本書的開始幾章裏討論。第二部分是指心靈方面的；由第二詩節描繪。第三部分是討論心靈的動態。第四部分是分析心靈的被動性。

這第四部分，就是十架約翰所寫的「心靈的黑夜」。

「第二夜」或「煉淨」是針對那些靈性修養的人們，神正要引領他們到與祂聯合的地步。但此長夜漫漫，迷濛漆黑，它的煉淨過程艱苦難熬，容後再詳述。

前此，十架約翰已寫了三本著作：《活動的黑夜》、《感官的黑夜》、《心靈的黑夜》；本書裏，他論述心靈在被動狀態的黑夜。他指示我們怎樣仰賴屬靈恩典的幫助，否定自己、煉淨自己。使感覺機能、準備妥善，愛從心中生出好與神聯合。接著，他以清新動人的筆法，解釋神怎樣煉淨人的感覺機能而與祂聯合。接著描寫心靈的兩種黑夜，就和盤托出主動與被動的煉淨過程，這是他論著的範圍。雖然他所寫的詩節，不受任何拘限，幅射的光芒，非常廣泛，但也隱藏奧秘生活的整體，直到心靈受愛的滋潤而融化在神裏面。

十架約翰所寫的詩節，源自二篇論文中的同一首詩，不過，對於第二篇的評析，和對第一篇的比較起來，大不相同；因為它已達到至高的地步。在主動追求的黑夜裏，感覺機能縱非完全都準備妥當，但已比以前更為成熟，更能接受神的感化力與豐滿的恩典。他在此實際說明瞭靈命進步的與神聯合一個原則——人單憑自己和恩典的普通幫助，終久不能達到煉淨的地步，而煉淨是與神聯合所必須的條件。所以，人需要神豐滿的幫助。十架約翰說：

「無論人自己怎樣努力，如果神不伸手幫助在黑夜烈火中煎熬的心靈，他終不能主動地煉淨自己，必須有最低限度的準備工夫來得著完全的愛，這樣才能與主聯合。」

在被動的黑夜裏，因為是神在進行煉淨工作，人自己是無能為力；所以心靈就進入了這漆黑的長夜。

當神將心靈從初學者的情態——那些在靈修途中作默想的人，引到進步狀態——那些已經是瞻仰的人，再經提煉升華，最後心靈便與神奇妙的聯合。

在解釋被動的黑夜的本質與後果以前，他指出那將進入黑夜光景的人們所有的一些毛病，會隨煉淨的過程而消失。這些旅人仍是未經歷考驗的，還沒有掌握成熟的屬靈生命的習性，稚氣未脫。這些毛病，作者按七大罪宗的次序，一一加以評述。在第二至八章裏，作者透露指導心靈的交通，行文易讀，有很大的實用價值，足與《攀登迦密山》(*Ascent of Carmel*)一書媲美。該書的首章討論感官慾望的積極煉淨。

在第八章裏，十架約翰描繪感官在被動的黑夜時的情態，他主要的目標是剖析心靈的缺陷，好準備豐收「聯合」的果子。我們知道，感官在被動的黑夜裏的滋味，是許多人都會嘗過的；惟有心靈在被動的黑夜裏的遭遇，卻是「少數人才有分的」。第一種滋味，苦悶、惶恐。第二種遭遇，無可比喻，心靈負荷沉重，窒息窘困。在十架約翰的時代，第一種黑夜已有許多不朽屬靈名著繪述其中光景，淋漓盡致的表露；但是第二種黑夜的遭遇，無論言談、文字、著作還稀少，尤其是親身的經歷，更是鳳毛麟角，鮮有所聞，所以他在這方面落筆從簡。

十架約翰在第八章裏，解釋了感官在被動黑夜裏的苦悶，他以真知灼見，教人分辨這苦悶是由於黑夜或是罪孽的後果。還是因為靈性怠惰、懦弱呢？還是生理軀體上的毛病？他的見解，在此非常卓越明確。我們又可以此章跟《攀登迦密山》的第二篇第八章媲美——十架約翰認定處在這種情態的心靈，可放棄探討式的默想，而進入瞻仰，這是屬於摯愛與純全的信心。

這兩章為十架約翰帶來至高的榮譽，尊他為一位傑出屬靈的導師。不只是他觀察力的客觀，尤其在字裏行間，顯露了他自己奧秘經歷的至高境界。使我們更深羨慕他教誨的明亮，在精確的語句裏，若只評估他的語文，讀者常會覺得他似乎在講數學，而不是在施行靈性解剖的手術。

第十章裏，十架約翰說明在此黑夜裏的心靈，必須自加約束，這可能是《攀登迦密山》的邏輯中引述出來的，要「讓心靈保持平靜、安寧」，滿足於瞻仰神。不久，他就會經歷愛火的燃起（第十一章），使罪孽和毛病消失，一步步的更接近神；其間似乎有許多攀登的階梯，直到心靈攀登高峰，以致融化聯合。第十二和十三章，精確敘述心靈由此痛苦煉淨而得著的恩典。第十五章約述第一詩節最後一行的意義，隨此結束他所要講的關於第一個被動的黑夜。

至於，心靈在被動的黑夜的遭遇，十架約翰略增篇幅，加以描述。它當然比前者更苦悶難熬，不過經此千錘百煉才成的傑作，他說：「我們所稱的感

官的黑夜，或該稱為一套矯正、約束情慾的方法，而還不算得是煉淨；因為凡感官方面的缺陷、混亂都植根、隱藏在靈裏。所以，一切習性，不論好壞都須運作。除非把全部習性加以整頓，否則感官的反抗與邪惡，就不能徹底除去。」

靈修的人脫離了第一種黑夜，並不直接進入第二種黑夜。相反地，他們通常經歷一段漫長的歲月，甚至幾個年頭，因為他們仍然受困於許多毛病；偶犯的，或習慣的（見第二章）。簡短地引述一番以後（見第三章），十架約翰才在他寫的詩的第一節中唱出心靈在煉淨或黑夜中瞻仰的千苦萬難；靈裏深處和感官方面的遭遇（第四章至第八章）。這幾章動人心腑，不可言喻，行文如流水，讀者可觸覺到作者當時光芒萬丈的奇妙經歷，任何刪改，對原著均欠公正，可說十架約翰極少重逢如此至高的境界。

第九章講煉淨過程，雖似蒙蔽了心靈的功能，其實，只為了以更火熱的光輝透照靈，使它更妥善地浸沾豐滿神的恩典。以下幾章，將心靈的煉淨，猶似烈火燒柴，逐漸焚燒，而復歸於火燄。這個比喻深刻描繪出「煉淨過程」的基本概念。事實上，神聖之愛火點燃以後，奇妙的果效，比感覺之夜的後果更為深刻、永久。二者迥異，好比心靈與軀體那樣。後者燃起屬神的神聖之愛，雖在漫漫黑夜的籠罩下，心靈會敏銳地自覺被神聖之愛火炙傷，同時領悟到神的同在，甚至得著神聖的啟示，斷斷續續的驅使心靈陶醉在燦爛的榮華裏。炙痛而又照耀心靈的火燄，它的高熱使心靈熔化，感到莫大的喜悅，非筆墨所能形容。

詩的第一節第二行的涵意，在第十一至第十三章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第十四章比較簡略，帶過第一節詩的其餘幾行。然後，輪到第二節詩，唱出心靈在黑夜裏的蔭庇——不只脫離了自己，也疏遠了其他仇敵：如世界、魔鬼。

這樣的瞻仰，不只在暗處，而且也奧秘（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好比全詩的「階梯」，他比喻為愛的十步或十級（第十八至十九章），類似伯納多（Bernard）的奧秘之梯。第二十一章寫心靈的「矯裝」。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三章歌頌有福的機遇，引導他脫離裏誘外敵，走上「黑暗、封閉」的旅途。

第二十四章引申第二節詩的最後一行——「心宅裏一片安寧！」心靈的起伏不定，現在已得著了憩息，準備好與所渴望的良人聯合。這「聯合」是他要在五節詩的評析中發揮的主題。據我們所知，他並未撰寫專文論述此題。我們只有在第三節詩中約略看見他運用同樣效果以黑夜為喻，描述瞻仰時——心靈黑夜產生出的奇妙現象。其間靈裏只覺茫茫然，孤苦無依，惟有開啟心靈的愛火，在心靈裏焚燃。

不成熟地刪改這樣滔滔不絕的論文，頓使人產生無可言宣的失落感。對於黑夜最後一節詩的思想評析，我們已提出了意見。如果，我們確實掌握了它的涵義，那麼，可以說：它解釋了曙光顯出的黎明——是蒼天的即時噓氣——衝破主動與被動的黑夜。

由此，心靈才得進步前進，奔向太陽的萬丈光輝。當然，這歷程莫測高深，由十架約翰在其他評論中補充說明。他在這本著作中遺漏了這樣重要的課題，理當給讀者一些類似的說明，使人稱羨的「心靈的詩歌」與「愛的火燄」，不像論「黑夜」的兩篇著作編排在一起。因為這兩篇著作太密切，因為湊合他寫的八節詩，所以沖淡了內容的主題和伸縮性。在攀登迦密山與黑夜，我們只抓住詩的韻味。一傳到學者的口裏，或講道者的雄辯口才，詩的韻味就此失去。也沒有其他的論述，像這兩篇著作更有學識與權威。

十架約翰天才橫溢，將哲理灌輸在奧秘的論著中，莫過如此。也沒有其他著作，將哲理聯於奧秘神學，使他在高度脫離的境界尤具特色，顯得更動人可愛。本書是表達神學上最佳的一個神聖——恩典真理絕不滅絕人的本性，卻超越人性，並賦予尊嚴，也是使其本性與屬靈德性常能達成調和的原因，和理智與恩典相輔而行的原則。

心靈的詩歌

(一)

通過漫漫長夜，
心腸點燃著愛火，
何幸逢此有福！
我悄悄出走，
心宅裏一片安寧。

(二)

圍著黑暗，安全萬分，
矯裝出走，爬登幽梯，
何幸逢此有福！
我隱在黑暗裏，
心宅裏一片安寧。

(三)

在此有福的夜鄉，
隱身匿跡留在奧秘中，
悄然不為人所察；
不見一光導前程，

只有心中愛火。

(四)

黑夜明似足前燈，
隱步勝走日光中，
路盡處良人等候，
原是心中所愛的，
那去處寂無他人。

(五)

引人入勝烏黑夜，
晨曦哪知你光明，
夜間愛侶巧相逢，
夜光撮合雙情侶，
愛人融化被愛人。

(六)

艷花威飾胸前佩，
整髮齊裝為袖容，
袖正憩息，我方撫，
香杉纖扇送清風，
涼意聊舒情郎意。

(七)

熱情激熱浪，
鬢髮隨風飄；
柔指拂我頸，
令我治創傷，
百感懸中空。

(八)

留身忘我鄉，
頰偎愛侶旁，
凡物不復存，
委身只有袖；
焦思盡吐訴，
忘我花叢中。

第一篇 感官的黑夜

第一詩節

通過漫漫長夜，
心腸點燃的愛火，
何幸逢此有福！
我悄悄出走，
心宅裏一片安寧。

說明

在這第一詩節中，靈魂訴說他怎樣毅然決然地從離棄對自己和一切受造之物的愛好起步，實際地棄絕自己、向自己死，終於達到活在神聖之愛的甘甜生活。靈魂能從己生命和世物之中脫離而出，乃是黑夜的恩賜，也就是靠著被動的煉淨瞻仰（這點容後交待），使靈魂被動地從前面的一切中釋放出來。

他能悄悄出走，全靠著瞻仰的黑夜給他對新郎的熱愛，靈魂於是歌唱通過黑夜到達與神聯合的祝福。因為世界、魔鬼、肉體三大仇敵，雖千方百計攔阻，都無法攔阻他前進。煉淨的瞻仰之夜，平息了與神聖之愛水火不溶的一切情慾的波浪。因此，第一詩句說：「通過漫漫的長夜」。

第一章 初學習者易犯的毛病

一、神吸引起步操練追求者進入黑夜，是要他們跨越推理默想的靈修方法，到一個進步的境界，也就是到瞻仰的心境，歷經全程，抵達完全者的境界，即心靈在神聖之愛中與神聯合。在此，我們解析心靈經歷漫漫長夜是怎樣的滋味。首先談談起步操練之人的一些特質（雖然說來簡略，但也不無效用），好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軟弱，而鼓起勇氣、呼求神，引領他們深入黑夜的境界，操練德行，鍛煉自己，準備品嚐神聖之愛不可言喻的喜悅。雖然我們花一點時間，按其需要討論操練德行的事，但我們卻急於討論黑夜。

二、要知道，當一個心靈下定決心肯服事神時，通常已受神提拔和關懷。試看慈母怎樣對待愛兒，雙手抱他，溫柔地懷擁著他，用奶餵他、用手撫他；當孩兒日漸長大時，母親便漸漸少加安撫，把溫柔隱藏在心中，乳頭塗上苦汁，讓他不再吮吸；把孩子放在地上，讓他學著自己走路；讓他放下幼稚和缺點，學得成人的堅毅。神恩典的對待我們，也是如此。當靈魂因著改變成為新人熱切服事主時，神也像慈母一樣改變愛的方式。

三、起初神讓靈魂在有關神的事上感到甘甜，嘗到靈奶，對一切屬靈操練感到津津有味。這是神給予起步中的操練德行者，在他懷中嘗著靈奶，有如母親對待嬰兒。

這時靈魂樂意長時祈禱；或許也徹夜祈禱。他喜愛克苦、禁食、領聖餐；關心屬神的事。當然，如此操作，使他受益良多。不過，就屬靈操練的

觀點而言，他的舉止仍很脆弱，過失也許多。事實確是如此，他們愛做靈修，因為做起來津津有味，卻因沒有經過鍛煉而談不上堅毅；總之，任何行為都顯露操作者具有的德操，由於不夠堅毅，因此他們做起事來，只能像個兒童，毛病百出。現在按七種重大毛病的次序，列舉這些毛病，好使大家看清楚他們是多麼幼稚。此外，漫漫長夜又給他們帶來無窮恩典，使心靈從一切瑕疵中得著煉淨。

第二章 初學習者的不完全——驕傲

一、初學者通常犯的第一大毛病是驕傲，自覺虔誠，熱心於敬虔活動（雖然，神聖的事物確實會引導心靈謙卑），而暗地裏感到滿足，並且還沾沾自喜。有時還心存虛榮、浮誇自大、愛跟人高談闊論、自命不凡、教訓他人；並且在心裏責備他人不是，不如自己，甚至還脫口而出說他人的不是，猶如法利賽人的自讚自誇，藐視他人。

二、對於這類人們，魔鬼常故施詭計，催他加緊狂熱，這樣更使自傲心理擴張；因為魔鬼明知過度熱切非但無益，反倒有害，危害的程度，使心靈因而蒙蔽，陷入惟我獨尊的心理狀態中，尖銳刻薄的抨擊別人。就如同聖經所說：「為甚麼你看見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太七3）「蠅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太二十三24）

三、有時，他們的指導或屬靈長輩不贊成他們的作風或言行（因為這類人常堅持要人家稱頌他），他們便覺得遭受誤解，或抗議屬靈長輩不懂靈修。於是，他們即刻另找適合他們口味的人，通常他們愛跟恭維他們的人暢談。如遭忠言直諫，即會亡命似的溜之大吉，甚至懷恨在心。或把別人的警戒擅自削減，僅做到最少的警戒。有時他們心中不安，為甚麼別人不讚賞他們的虔誠作風，遂往往以外在的表情動作，感喟、和某些儀表，甚至會在公開場合，做得像靈魂超脫。加上魔鬼的慫恿，竟意圖吸引別人的注意。

四、許多這一類的人，渴求屬靈長輩的青睞，和親密的關係，結果引起嫉妒與不安。他們覺得坦白認罪，會使屬靈長老低估他們而感到窘迫，所以隱瞞罪過，粉飾太平；使之顯得並不邪惡，認罪時更像是在替自己申訴。有時另選牧者，告明較大的罪，讓自己的長老想他們沒做錯任何事，一切都好。因此，他們常樂於述說好事。有時如此措詞，使自己在長老眼中顯得美好，其實，不如謙卑的不言不語，讓長老或其他人都不注意他們更好。

五、有些起步操練德行的人，不會利用他們失敗的經歷；或因目睹自己犯了錯誤；過度沮喪，妄以聖人自比，對自己憤恨，失去忍耐，這也是一種偏差。他們常渴望神釋放他們脫離自己的毛病，動機是求脫離自己懦弱的糾纏，好享心靈的一片清靜，而不是討神的喜悅。不料，如果神真的拿走了他

們身上的毛病，他們就會更加自傲，好高騖遠。他們吝嗇於賞識他人，卻愛被賞識，有時，還厚顏追覓甜言蜜語。他們宛若愚昧的童女，自己不帶燈油，卻想向旁人借油點燈。

六、從這些小毛病發展下去，會嚴重到作繭自縛，為害匪淺。過失的多少，每人不同。有的僅此而已。但很少初學者，在熱切於表面化時，會不跌入某些前面錯誤的。至於那些在完全上進步的人，必以迥然不同的氣質自居，在謙卑中造就自己，而大有進步。不僅對所作所為看若無有，對自己也不自滿，把別人看作都比自己好，而善意地羨慕；希望自己也像那人一樣熱切事奉神。因為熱切事奉，工作表現也愈多，得著的樂趣也愈濃。隨著謙卑的深厚，更意識到應怎樣報答神的恩惠。他為神所作的，還是那麼少。所以作的愈多，自滿的心理也更淡。他基於愛主，願替主作的事何其多，因此處心積慮的在這些意念上對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處境，便將視若無睹；即使他看見甚麼，也只信別人比自己更勝一籌。因此，自估甚低，並甘願別人認識自己的真面目。如果別人恭維他，他不敢相信；不信任何人會對他說出這樣的話。

七、凝聚了謙卑和安靜的心情，這樣的心靈殷切願意受教於對他有益的任何人，他們與前面那些好開口教訓別人，一聽見人們有所教導，就拿來自比為聰明的人截然不同，而且，這樣的心靈，絕不自認為別人的教師，常準備奉命跨進另一屬靈途徑，因為他們並不以為自己至今所隨從的路線絕對正確。別人受到讚美，他就高興，他所憂慮的只是自己不如別人那樣效勞於主。他無意跟人談自己的作為，因為他對自己淡漠，甚至對屬靈長者也羞於自述，只覺得自己不值得談論。他們寧願討論自己的錯失，而不談優點。所以他們比較喜歡跟那些低估他們言行，和屬靈價值的人談話。這種心靈的特點是：淳樸、純潔、真摯來討神的喜悅。聖靈居住在這樣謙卑樸實的心靈裏，潛移默化的，讓祂的富源深藏在其心中，除去一切邪惡。神就賜這樣的恩典給謙卑的人，並附帶賜給其他德性，而拒絕驕傲的人。

八、因此，願竭盡心力，助人更多益善地事奉神的心靈，眼見自己的缺失，便以虛心和良善的性情去承當，以敬畏仰望神之情去應對。不過，在初學習者的途徑中，這樣的心靈，就我所知，少有不迷入歧途的；神把祂所要煉淨的心靈，從各種毛病中提拔出來，把他引入黑夜，為的是好讓祂親自帶領他們前進。

第三章 初學習者的不完全——貪婪

一、有好些初學的人，染上了靈性貪婪——第二的大毛病。他們不滿於神安排他們的靈修進度；他們心灰意懶，煩躁不安，因為他們在靈修的事物

上，找不到期待的屬靈安慰。許多這樣的心靈，對於忠告、教訓、貪得無厭地花大量時間鑽研這些書籍，而不直接了當做克己的工夫，和要操練的靈裏貧窮

——單純的靈。相反的，他們卻以各種敬虔方式為幌子，一會換十字架，一會又換上其他的花樣，新奇古怪，就像小孩子般的幼稚。在此，我責備他們心存俗念，貪多又貪新，大大違反靈裏貧窮——單純的靈，不知著重熱切的真諦，只知取用能達到俗念的事物，而厭惡繁瑣和恆心。要知道，真摯的敬虔應發自內心，若只重視真理和屬靈事物的客觀價值，乃是由於情慾和因著「己」的從中作祟。如果要得以完全，必須切斷這些情慾。

二、我認識一個朋友，眼看他十年來，經常用一隻別針（禱告過的十字架）佩戴在身上，直到我把它拿走為止。但他卻不是個沒有判斷力，或是思想古怪的人。我又看見另一個人，他用唸珠來祈禱，當然，他的虔誠在神眼中，並不會少於其他方式的價值。因這些工藝品本身不代表虔誠。從正確原則起步的心靈，就不自找苦吃，也不給自己徒增包袱；他們只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只是祈求貪享神的愛，單單討神的喜悅。他們慷慨貢獻一切；為愛神和愛鄰舍，他們樂於捐棄精神和物質的一切。他們所關懷的，只是心靈的真正完全——那就是討神的喜悅，抗拒一切自己的滿足。

三、但，無論如何，心靈總不能自己達到純淨無瑕，除非神把他引領到被動煉淨的黑夜中，這就是現在將講述的。當然，心靈自己必須更加努力，才能得著神的看顧，而得治療那單憑自己無法醫好的毛病。因為心靈無論怎樣操練，如果神不親手用漆黑之火，以不可形容的方式來洗滌它，心靈無法積極地做到最起碼的準備，與神在完全的愛中聯合。

第四章 初學習者的不完全——放縱

一、許多初學者有許多與死罪有關的毛病，我為了避免贅述，只概論最重大的罪根；放縱的罪。（暫不提靈修人陷入這罪淵的悲劇，我的目標是治療那些需要經黑夜煉淨的毛病。）我特別提出來討論的理由，是因為它牽涉到心靈，常發生在靈修無法約束的時候。它對心靈掀起情慾風浪，甚至在深沉的祈禱、認罪，或領聖餐時進行煽惑。我認為這樣情不自禁的現象，來自三種根源。

二、第一種起因，是由於人的本性，愛好屬靈事物而情趣滋生。當心靈與感覺樂陶陶時，人體的每一部份受到這種高度的有幸福感便激動而歡喜；嚮往屬靈生活的人，歡喜刺激作用，驅使他朝向神；軀體活動原是較為低級的，因此也受到刺激，便產生感官方面的歡樂。因為它不能運作，或另謀發展。所以，近水樓臺會滋生不潔的情慾。前面的情形，可分兩方面說：一是心靈

懇切向神祈禱使靈性向上；同時，在感覺的領域裏，隱約的意識發生沉悶、反感與衝動。當心靈欣然去領聖餐時，也會有這些感覺，因為心靈在這愛的行動中嘗到神所賜的喜樂與興奮。（聖餐正是為了神親自把自己賜與心靈。）不過官能會按其本性，順水行舟似地發展。要知道，靈性與官能二者混合共存在一個個體內，二者共同參與的活動，各按不同方式各有其收穫。根據哲學家的說法，每一件被容納的事物，是按照容器的情況而有不同。初學習的人，雖然有了一些進步，但仍受邪情私慾牽絆，並帶著這些毛病，前去領受恩典。除非這些毛病被黑夜煉淨（這一點，待後詳述），才不致有這些弱點，那時不再是不完全地領受恩惠，而是整個自我接納了聖靈，如此一切才賦上屬神的形式。

三、第二種起因：這些背逆來自魔鬼，牠趁心靈殷切祈禱時，進攻騷擾，在人性上掀起淫蕩的波瀾，若去注意它，便要惹禍，或因懼怕受攪擾而疏忽祈禱——這正是魔鬼的目標。有些人覺得這些攪擾常在祈禱時發生，倒不如索性放棄祈禱。其實，這正好上了魔鬼的當。魔鬼甚至會顯現醜形，恐怖做怪，淫蕩眩目，有時使那對心靈有益的靈修之事或有關的人物，混淆一起，浮現出來。使被圍攻的心靈，不敢祈禱，膽怯不安，只覺得四面楚歌，誘惑重重，如果這些事正碰上生性憂鬱的人，其後果更是可悲；因為這樣的心靈，困苦難言，以為惡魔顯然臨於自己，自己無能迴避。也有一些比較英勇的，拼命以勞動勝過一切。如果淫穢的攻擊正碰到憂鬱性格，通常就不易解脫，除非本性得了潔淨。換言之，除非讓黑夜佔有心靈，脫離一切汙穢，把毛病一個一個除去。

四、第三種起因：這些不良的衝動，只針對懼怕心理挑戰，因為這些人對此已懷有恐懼。在看到、說到、或想到甚麼時，若印像突然驚醒而感受到這些恐懼時，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

五、有些心靈，生性溫順、脆弱，一旦嘗到屬靈安慰的滋味，就熱情蓬發，興起情慾的歡樂，好像躍入此罪淵的水池。這種歡樂感與快慰不由自己地繼續存在，有時候，他們也可自以為發生可恥的後果或卑鄙的行動。理由是這種人的氣質脆弱，一點攪擾，就會熱血沸騰，衝動起來。如果以憤怒、憂苦煽動他們，也會立即燃起萬丈火焰，或叫苦連天。

貪婪也會發生在屬靈人身上，不論他們高談闊論，或做靈修，因著一股充沛的活力，趾高氣揚地，向在場的人表現一番；照我們現在的瞭解，內心貪婪通常也經過意志上同意的自滿作用。

六、這一班人，藉口在靈修互助而跟屬靈人做朋友；不過，往往是出於諸貪婪，而不是由於信心帶領。這一點可從友情是否鼓勵人想到愛神，來辨別

是否出乎人意，否則只是製造良心的愧疚。因為，如果友情是純正的、屬靈的，愛主之情必與此一起滋長。情誼愈厚，愛主之心也必愈濃。隆情高誼與愛主之情必然永遠長存。因為屬於神的靈性，就有此特點，使已經有的美善，更加美好。因為兩者間有著類同與溶合性。反之，如果這種愛心出諸前面所述的情慾，就會產生相反的後果，情慾愈熱，對神的愛也愈衰退沖淡。當情慾勃增，即刻可理會那人對神的愛冷漠起來了；當他記起那種愛時便忘記神，到頭來，良心上也必呈現自覺虧欠。反過來說：當愛主之心甦醒時，私慾也會淡忘。如哲學家所說：兩者是背道而馳的，兩者不僅互不干涉，而且哪一方面強盛，就控制並混淆那一方面，使自己更為堅定。聖經上主耶穌說：「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三6）意思是說：從肉體情慾所生的愛，就傾向肉體；從靈生的愛，就傾向神，並且會茁壯生長。這是兩種不同的愛，我們必須分辨清楚。

七、當靈魂一進入黑夜，理性便控制了這些愛的形式，有的被煉淨而歸向神，有的則淘汰除去或克制。不過，在進入黑夜的初期，前面兩種愛，可能都會隱匿消逝。這點容後再談。

第五章 初學者的不完全——惱怒之罪

一、許多初學者慾望很大，貪想屬靈的安慰，當他們失去屬靈事物的喜樂和愉快感覺時，便生埋怨。他們因為失去外面的恩典而受苦，使得本性變得暴躁，失去溫柔，因而影響了他們一切所行的。他們容易因小事被激怒——有時，實在沒有人能容忍他們。這種光景常發生在禱告中愉快的感覺消失時，其苦惱和沮喪的本性即顯露出來，正好像從母親胸懷剛斷乳的嬰孩。這苦惱的本性原是自然的現象，只要不任性過度，本身並無罪過。必須經過枯乾極嚴酷的黑夜才得以煉淨。

二、其他這類靈修的人，所犯的是另一種屬靈的惱怒，當他們看見別人的過失時，就會發脾氣，以急躁的熱心去觀察別人。甚至有時衝動地責備別人，以自己為德行的老師設立一些標準，發洩一陣。這些行為都是違反屬靈的溫柔。

三、有些人因意識到自己的不完全而煩惱，這種不耐煩是不謙卑的表現，他們是巴不得一日之間就要成聖。許多這一類型的人，定意大發熱心，下定重大的志向或許下許多心願，但因缺乏謙虛，不對己生命檢討；他們越下決心，失敗越多，苦惱越多。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忍耐等候神所要賜給他們和等候成全他們心願的時候來到。這就是違反了前面所說屬靈的溫柔，除非用黑夜的煉淨是不能完全治癒。有些人是另一面的過失，他們對心裏緩慢的進度過度縱容，但神是願意他們更加奮發一些。

第六章 初學者的不完全——屬靈上的貪婪

一、初學者的第五種罪，就是屬靈上的貪婪。在這方面有許多話要說，因為初步從事屬靈操練的人，當他在屬靈操練上嘗到了甜美的滋味，就很滿意自己的長進，所以很少人不犯上這個毛病。許多人因著在操練上感受甘甜和快樂，而追求屬靈的享受過於重視神所重視、所悅納——即在整個屬靈歷程上的純潔與節制。

因此，除了追求甜美感覺之過失外，屬靈上的貪婪還不斷驅使他們走向極端，越過節制的中道，而失了他們從追求中所得的德行或他們自己原有的美德。有些人被他們所尋著的愉悅所吸引，過度刻苦和禁食而傷了自己的身體，這些刻已超過他們所能承擔的。他們不顧長者的吩咐也不尋求別人的意見，反而盡力違背該服從的人，甚至做出違反長者吩咐他們的動作。

二、這些人是最不完全和最不講理的，因他們把刻苦肉身放在服從和順服以前，其實服從本身，按道理和判斷來說：就是受苦，並且是比其他東西更能被神接納和喜悅的祭。但偏激的刻苦肉身就和動物受苦沒甚麼分別，他們像野獸一樣被其中的慾望和滿足所吸引。一切的極端都是有害的，這些順從己意的人，只會在這惡習上進步而不會在屬靈操練上成長，他們因著不順服，就培養了屬靈上的貪婪和驕傲。

魔鬼攻擊許多這一類的人，牠挑起他們裏面的滿足和慾望，藉此使貪婪在他們裏面滋長，使他們無法自拔，而當他們遇到必要順從而難於接受時，他們就擅自更改或添加命令。有些人甚至惡化到這種地步，他們對有關順從的屬靈操練，失去了去行的渴望和熱誠，他們只對自己喜歡的事有興趣和滿足，所以也許不操練屬靈的事是對他們還更有益呢。

三、你會發現有許多這樣的人，堅持要他們屬靈的師長讓他們去行他們心所願的，甚至用強逼攫取達到目的；如果不如所願，他們就像小孩子一樣鬧別扭，大發脾氣，認為他們不照他們所願的去行就不是服事神。

因為他們繫念自己的意願和滿足，還以為這些是從神來的；所以當他們的導師把那些拿走，並試著使他們順服在神的旨意下時，他們就怒氣上騰，灰心喪志並跌倒了。這些人把自己的滿足和意願當作服事和討神喜悅的事。

四、也有一些人因著貪婪，不知他們自己的卑賤和貧苦，把對神之偉大敬畏的心丟得一乾二淨，以致他們毫不猶豫經常向屬靈師長要求讓他們擘餅。更糟的是，他們經常沒有得著許可就擅自擘餅，並瞞著他們在背地裏妄自行動。他們為了要持續不斷參加擘餅就很草率地認罪，他們只渴望吃餅喝杯而不在乎是否吃喝得潔淨完全，他們若改變心意，反而求牧長不要讓他們常常到主的桌子前，那樣會使他們更健康、更聖潔；在前面二個極端中，更好的

是謙卑的順從。但前面的魯莽行為，會產生極大的傷害和使人害怕的懲罰。

（註：關於常常擘餅——領聖餐，並非不好，但要行得慎重才有益處。）

五、這些人在擘餅時努力想得著感覺上的甜蜜和快樂，卻沒有謙卑地存著虔敬的心，從他們裏面將讚美歸給神。因著致力尋求這種感覺，所以當他們沒有感受到在感覺上的甜蜜或愉快時，他們就認為在這事上他們是一事無成。這就把神看成不值得尊敬了；他們還不瞭解，從這最神聖儀式中得著感官上的感覺乃是很次要的，祂賜與我們那無形的恩典才是最重要；神為了要讓他們以信心的眼睛來看這件事，所以祂經常不賜給他們這些安慰和感覺上的甜蜜。

因此他們渴望感受和嘗到神，好像神是可以被他們理解和接近的一般，這種光景不只是在擘餅上，在其他屬靈的操練上也是這樣。這些全都是非常大的不完全，並是與神本性完全相反的，因為這是違反信心和靈的純潔。

六、這些人在關於禱告的事上也有同樣的陷阱，因他們以為禱告這事就是要經歷可感覺的滿足和熱誠，他們就努力地去追求感覺，如此反倒使他們的身體和頭腦疲勞和厭倦；當他們找不著滿足時，他們就大大地灰心，認為毫無所成。他們因著這些努力，就失去了真熱心即屬靈的生命，而真熱心即屬靈的生命就是在於恆心、忍耐、謙卑、不自恃，惟有如此才能蒙神的喜悅。

為了這緣故，一旦他們不能在禱告或其他操練中得著滿足時，他們就對這些操練產生厭惡感，有時更是主動放棄。他們就像剛才所說的小孩子一樣，不按理性的動機行事，只照著自己所喜好的而行。這種人盡力去追求屬靈的滿足和安慰；他們讀屬靈的書永不疲倦，一會兒默想這個，一會兒又默想那個，為了就是追求滿足和渴望經歷神的事情。但神非常公義地、智慧地、溫柔地拒絕他們，因為這屬靈的貪婪和無節制的慾望將會生出無數的邪惡來。所以神讓他們進入黑夜（稍後會詳解），把這種幼稚除去是最恰當的。

七、這些貪婪屬靈上滿足的人有另一個非常大的不完全，就是在困苦崎嶇的十架道路上軟弱和散漫；因為追求屬靈甜蜜的人，自然不肯棄絕自己的一切，就是放棄那屬靈的甘甜。

八、這些人還有其他許多的不完全，主就在適當的時機用試煉、枯乾，並用其他試煉，也就是在黑夜中的一部分來醫治他們。這些我在此不再贅述；只有一件聲明，屬靈的節制和嚴謹會導致另一種氣質，就是在凡事上刻苦己身、戰兢和順服。現在就很明顯地看見，完全與工作的價值不在乎數量和其中的滿足，乃是在於棄絕自己的程度有多少；這些人必須盡其力去達到目的地，直到神的喜悅，就藉著黑夜來真正地潔淨他們，這就是為甚麼我要儘快地敘述這些的不完全。

第七章 初學者之不完全——屬靈的嫉妒和怠惰

一、初學者有許多不完全，主要的還有兩項，那就是屬靈的嫉妒和怠惰。當他們看見別人有屬靈上的美善，心中便浮起不愉快的感覺。看見別人在追求完全的道路上比自己領先，心中便覺得難過，他們不喜歡聽到別人受讚揚。他們目睹別人的美德便覺灰心，有時不自禁地直接反對，並且儘量貶低別人。他們因得不到別人的讚揚便感到苦惱，因為他們喜愛在凡事上居首位。這顯然是違反保羅所說的愛；因別人的美善而歡喜（林前十三 6），在愛中若有任何妒忌，這是神聖的妒忌；包括因沒有別人那樣的美德而覺得羞愧，為別人擁有這些美德而高興，看見別人在服事神的事比自己領先而歡喜，自己也是迫切地想多服事神。

二、至於屬靈怠惰的毛病，初學者常在屬靈操練的事上感到疲乏和逃避，因那些是與感官的享受背道而馳。他們即慣於在屬靈的事上尋求愉悅，一旦他們得不著甜蜜的感覺，他們便感到厭煩。假若他們在禱告中得不著他們所渴求的滿足（有時神要收回這些甜蜜的感覺，為要考驗他們），他們就不再操練，有時他們乾脆放棄或勉強地去做。

因為他們的怠惰，便降低了成全之路（這條道路是需要為神的緣故，否認自己的意志，棄絕己生命的滿足），反而單要求滿足己生命的意願和喜悅。因此他們只尋求自己的意願，而非神的旨意。

三、許多初學者，只想神照他們的意思而行，一想到遵行神的旨意便灰心，要他們順從神的旨意便覺反感。當他們找不到合自己意思和快樂的事，就認為那不是神的旨意；換句話說：他們誤認他們感到滿足，神也必滿足。因此，他們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而不以神的標準來衡量。這就違反了主在福音書上的教訓所說的：「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十六25）

四、這一類信徒，對於做他們體會不到的快感事，就感到厭煩，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尋求屬靈的滿足和快感。他們對於達到完全所需付出的堅忍和勞苦，畏懼不前，極其懦弱。他們有如那些嬌生慣養的人，一遇困難就喪氣逃避，常因十字架而絆跌，因為惟有經過十字架才有心靈的喜樂。所以，愈是屬靈的事物，愈讓他們感到反感，因為他們期望無拘無束，按照自己意思來處理屬靈的事。若要他們走基督所說的窄路，他們便愁苦、埋怨。

五、關於初學者的不完全，已略敘述了，在此告一段落。讓我們看見，初學者是多麼需要神來指正他們，需要神引領他們進入心靈的黑夜。藉著經過完全的枯乾和內在的黑暗，從甜蜜享受的經歷出來，脫離膚淺和幼稚的道路，並用完全不同的道路，使他們的德行得以成全。因為無論初學者怎樣殷

勤、熱心地去克制自己，他總是無法達到完全——而且離完全還是甚遠——除非神用屬靈黑夜、被動的煉淨工作作工在他身上。在此，我祈求神賜我屬靈的亮光，能夠說明此工作。我絕對需要祂的神聖亮光，因為這個屬靈的黑夜是如此幽暗，這件事是如此難以說明，難以使人瞭解的。

第一詩句是：「通過漫漫長夜」

第八章 藉第一詩句說明「黑夜」的性質

這「黑夜」就是我們所說的「瞻仰」，在追求屬靈的人身上會有兩種的黑暗和煉淨發生，按著人裏面的兩部分——即屬感官的和屬靈的兩部分。感官的黑暗是指追求的信徒進入屬靈感覺的黑暗，發現不能再用各種方式禱告。進入枯乾、困惑、黑暗、孤寂，而非因罪的緣故。

一、第一種是感官的黑暗和煉淨，他使人的感官方面受到煉淨，使它們適從、降服於靈之下。第二種是心靈黑夜的煉淨，它使靈經過純淨和剝奪，準備它在愛中與神聯合。感官的黑夜是很普通的和常發生的，在初學者身上都會發生。在此，我得先來解釋這種黑夜。至於靈裏的黑夜，只有極少數人才有此分，即在屬靈上老練的人才會遭遇，這且容後再談。

二、現在要談的是第一種煉淨和黑夜，對感官而言是痛苦的、難熬的。但第二種黑夜比起現在要談的感官黑夜更是難以言喻，對人的靈更是驚恐、可怖的。既然感官的黑夜按著次序排列在先，那麼且先簡略說明。因為這方面的經歷較為普遍，且有許多著作談論它。我們將用更多的篇幅詳細討論靈裏的黑夜，因這方面的著作缺乏，不但講論文字方面很少，很少人知道，親身經歷的人更少。

三、初學者在神的道上還是膚淺，正如前面所說明的，在屬靈追求上大多摻雜著自私和感官上的愛好。不過神願親自引導他們漸漸進步，把他們從卑賤的愛中釋放出來，帶領他們進入更高屬神之愛的境界。把他們從膚淺感官的操練和散漫的默想中釋放出來（因這種滿足於私愛尋求神的方式是既無效果又不合宜），使他們進入心靈的操練，使他們能夠更豐盛地與神交通，徹底地脫離各種不完全的型態。

因為這些人已經在德行、恆久的默想和禱告的操練上有了一段時間。從這些操練中，他們享受到屬靈的甘甜和喜樂，脫離世俗的事物，並在主裏得著相當程度的屬靈能力。這些能力能使他們對受造之物的慾望有所自製，故此也能為神的緣故忍受一些重擔和感官上的枯乾，而不致退縮。當他們在屬靈的操練中得著極大的喜樂和滿足時，他們正以為自己正走在神恩惠的大光中，可以享用不盡。哪知神收回一切，把光明轉成黑暗，封閉了他們所慣於

享受和期待享受屬靈甘甜的門戶和泉源。（當他們還是軟弱幼嫩時，這些甘甜的門戶倒是敞開的，正如使徒約翰在啟示錄第三章八節所說的。）

現在，神要把他們放在如此深的感官黑夜中，他們不能像往常一樣憑感覺上的想像和默想前進。因為他們不能像往常一樣憑著默想往前，他們心裏的感官沉浸在黑暗和枯乾中。他們不但失去以前從屬靈的操練和服事上的滿足和愉快，反而感到這些操練和服事是極厭煩痛苦的事。理由是神看見他們現在已經長大一點，有足夠的力量，就使他們脫去細軟的童裝，斷去他們的奶，不再懷抱，把他們放在地上，教導他們學習走路。因此，他們對這種改變大為驚訝，因為這與他們以前所處的環境完全相反，似乎凡事都與他們作對。

四、這種轉變常發生在開始追求，遠離世界引誘的人身上。他們能夠迅速地脫離世俗事物的興趣。這是進入這有福的感官黑夜所必須具備的條件。通常他們在進入屬靈生活的初階以後，沒有多久就會進入感官的黑夜。而且，大多數人都會經歷到感官的黑夜，經歷屬靈枯乾的鍛煉。

五、這種感官的煉淨是如此普遍，我們可以從聖經中找到許多經文予以證實，特別是詩篇和先知書上更多。但，我不願在此多費時間，因為或有人不明白這方面經文，將可從任何受煉淨者的經歷中找到說明。不過這將會在後有些說明。

第九章 如何辨認那些人是走在黑夜和煉淨的路上

一、前面的這些屬靈枯乾也許經常出現，但不一定是從黑夜和前述感官的煉淨而來的，有時乃是從罪、不完全、軟弱、不冷不熱、敗壞性情或身體上的不適而來的，所以，我在此敘述一下這種屬靈枯乾的徵兆，好分辨這枯乾是從前述煉淨的過程來的或是從前面所列舉的罪來的。至於怎麼辨別，我發現有三個主要的標記。

二、第一，當信徒在屬神的事物中找不著喜樂和安慰，同時他在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中也找不著滿足；這是因為神把他擺在黑夜中，好讓神煉淨，抑制他感官的慾望，所以神不讓他在任何事物裏得著喜樂或被任何事物所吸引。在這個情況裏的枯乾和無味，就很有可能不是從最近所犯的罪或不完全來的。

因為如果這枯乾是從罪來的，信徒會感到在他裏面的本能有些傾向或要去渴望嘗試神以外的事；因為一旦感官的慾望在任何不完全狀況下不被矯縱，它會立刻尋求使它滿足的傾向，而或多或少偏向從神以外的事給予的滿足和依戀。如果信徒對天上或地上的一點享受也沒有，是因著身體不適或心情憂

鬱，那就必須應用第二種徵狀和情況的條件來判斷，因這身體的不適和憂鬱曾使人對一切事物的興緻索然無味。

三、第二種標記，乃是可使人相信他正在經歷黑夜的煉淨。第二種的情況：他的心思常是集中在神身上，但因他在神的事物中找不著喜樂，而認為自己不在事奉神或在退步中，而感到痛苦。在這種情況中，這種枯乾和缺乏喜樂很明顯地不是從軟弱、不檢點和不冷不熱來的；因不冷不熱的天性就是對神的事毫無渴望，漠不關心。

因此枯乾與不冷不熱有很大的分別，因不冷不熱在意志和心靈包含了極大的軟弱和散漫，心靈對服事神一點渴望也沒有；而煉淨中的枯乾通常是伴隨著焦慮，並因他沒有在服事神而悲嘆。雖然這枯乾有時會因憂慮或其他情緒而增加，但對於煉淨慾望方面絲毫沒有負面的影響，因為慾望的一切喜好都被剝奪，並且信徒只把注意力單單擺在神的身上。如果枯乾是由於心情所造成，他就浸在不快樂和肉體天然的毀損中，而不曾有那屬於煉淨性的枯乾，想要服事神的渴望。當信徒在枯乾中時，信徒的感官部分會很低沉，在行動上也很軟弱、衰微，因他在任何事上都得不著喜樂；但在另一方面，他的靈卻是儆醒和強壯有力的。

四、這種枯乾的原因是神要祂的美善和能力從信徒的感官轉移到心靈，由於感官不配領受心靈的美善和能力，而落入枯乾和空虛之中。因為人的感官無法領受純心靈的事情，當人得著喜悅，而感官卻因沒有得著餵養而懶於活動。

但人的靈性，卻因得著餵養而逐漸茁壯，比以前更謹慎和敏銳，以免背離了神。在起初感官意識不到的甘甜和愉悅，只覺得枯乾和嫌惡，理由是他們對這種轉向覺得陌生和不習慣，因為他們的口味習慣於感官方面的享受，眼睛仍定在其上。他的屬靈口味尚未被煉淨，塑造合適此種高雅的感受，直到他通過此枯乾和黑夜，使他預備好能逐漸地經歷到屬靈的甘甜和美善，否則他只覺得枯乾和乏味，因為他已失去以往容易嘗到的甘甜。

五、神正引領這些心靈進入孤寂的曠野，好像帶領以色列民進入曠野一樣。在那裏，神才開始降下屬靈的糧食。據說：它具有各種適合人的口味。雖然如此，以色列人還是懷念在埃及吃慣的肉味和大蒜。他們對於所吃的嗎哪不感興趣，甚至他們在屬天的糧食中哭泣，卻為埃及的肉鍋嘆息（民十一4-5）。由此可見，我們的嗜好是何等卑賤，竟使我們懷念那些可憐的食物，對無可比擬的屬天糧食竟然感到厭惡。

六、但是，我再說：屬靈的枯乾是從感官的嗜好受到煉淨而來，雖然人的靈起初並沒感覺到甘甜（這些理由前面已經說過了），但也會從內在（心

靈)的食物感覺到力量而敏於行動，就是那內在的糧食引發了感官的枯乾與黑夜中的瞻仰。一般來說：瞻仰的經歷對於那些經歷它的人是神秘和隱藏的，通常它使追求者感到枯乾和空虛，傾向獨處和清靜，他們無法思想任何特別的事物，也不想要。經歷這情況的心靈，只想安靜自處，放下一切內外的行動，也不為任何事情掛慮，使他們能有內在美好的更新，容易遠離一切的掛慮。這種美好的更新是一般人有意追求，卻不容易得著的。我再說：這種瞻仰是在心靈完全安靜和一無掛慮中才產生的，有如空氣一般，人若想用手去抓它，卻反而溜走了。

七、這樣我們可以瞭解，雅歌中新婦對新郎說：「求祢掉轉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驚亂。」(歌六5)神也把信徒帶到這樣的光景，並用一個不同的方法來帶領他。如今，如果他想用自己的官能，不但不能幫助，反倒會攔阻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這和起初追求的方式是相反的。原因是信徒為了要進入更熟練的境界——瞻仰的境界——而放棄散漫的默想時，神就開始在他身上作工；祂束縛了他裏面的官能，不讓他攀附在悟性上，不讓他從意志中得著喜樂，也不讓他憑著記憶來推斷。

此時信徒憑著自己的官能所做的工作只會攔阻內在的平安，以及神藉著感官上的枯乾在心靈裏所完成的工作。而這屬靈和細緻的平安在進行一個安靜、微妙、單獨的工作，並產生和平與滿足，並且這工作是沒有那些早期非常容易感覺得著和感官上的滿足。這平安就是大衛所說：神在信徒裏面說話，如此就可以使他們成為屬靈(詩八十五8)。這就引我們到第三點。

八、感官煉淨的第三種標記是信徒不論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再像以往用感官的想像力去默想和反省。因為神現在不再像以前一樣通過信徒的感官或藉著心思的反省來整合和分析知識的方式與信徒交通，現在是用純心靈的方式。在這方式中，沒有連貫的默想，神只藉著簡單的瞻仰與信徒交通，並且這也是魂較低下部分感官，無論是內外的感覺都不能滲透。因此從這時候起，在任何的默想中的想像力和幻想都無立足之地了。

九、關於第三種標記，有件事是我們要知道的，這種天然官能的困窘和不滿，不是從身體不適來的，因為如果是從身體不適來的，當這短暫的不適結束以後，信徒能夠再從事他從前的屬靈操練，使感官的機能重得像以前一樣有感覺上的支援。但在感官的煉淨中卻不是這樣，一旦信徒進入這黑夜，他就越來越不能用感官的機能來默想。雖然在剛開始時，有些人在這煉淨的過程不是持續的，所以他們會有感官的滿足和默想(也許因為他們軟弱的關係，所以沒有立刻使他們與這斷絕)，如果他們在這煉淨的道路前進，他們內在的無力感必定越過越多，直到把感官的工作完全停下為止，但那些不在

瞻仰道上的人，反應就非常不同。因為這枯乾的黑夜不常持續在他們的感覺裏。有時有枯乾，有時卻沒有。有時他們不能默想，有時又可以。因神把他們放在黑夜中只為著要考驗他們，使他們謙卑，並改正他們的慾望，使那有害的屬靈貪婪在他們裏面無法滋長。

但祂並不是把他們擺在黑夜裏，為了要帶領他們走上屬靈的道路，就是瞻仰的路；因為不是所有定意在這條屬靈道路上前進的人，都被神帶進瞻仰的路，甚至連一半都不到的人能夠進入。為甚麼？這一點，只有主知道。這也是為甚麼祂不完全把信徒的感官，從散漫的默想和反省的奶斷絕，有時祂也這樣做，但只是持續短暫的時間或某些固定的時段。

第十章 信徒在黑夜中自處之道

一、當信徒進到感官黑夜的枯乾時（也就是前面所提過的，神把信徒從感覺的生活中提拔出來進入屬靈的生活中——也就是說使他從「默想」進到「瞻仰」——在那時，他不能再用自己的感官的能力或推理進行屬神的事情），他們承受極大的試煉，並不是因他們所受的枯乾，乃是他們深怕自己迷了路，而且又認為一切神的祝福都離他們而去，並因他們無法在屬靈的事上得著幫助和喜樂，所以以為神已經放棄他們了。然後他們逐漸感到疲倦，他們竭力用往常習慣的方法——竭力地集中心思和意志去默想某些主題，他們認為若不是如此行，或不感覺積極努力，便是一事無成。

這種努力使他們心裏感到極大的厭惡和無奈，其實靈魂不願與心思感官工作配合，只想在寧靜和安逸中尋得滿足。所以他們放棄了這個自我努力的追求，卻沒有從別的追求方式得著益處；因他們想靠自己的靈尋求先前心靈失去的安寧和平安。因此，他們就像人放棄了他做過好的事，從頭再開始做，或像一個人離開一個城市，又重新回去，或像打獵的人，放掉所抓到的獵物，為了再抓回來。這樣做是徒勞無功的，信徒這樣行就會像先前所說的一樣是毫無進展。

二、如果沒有人能瞭解這些信徒和幫助他們，他們終究會退步，會放棄這道路或失去勇氣；至少他們會因著在這默想和推理的道路上遇到極大的困難而停滯不前。他們會疲勞和努力過度，以為他們是因為疏忽或犯罪而在這道路上失敗。但他們的操勞是徒勞無益的，因為神現在要帶領他們走上另一條路，就是瞻仰之路，這與前者是迥然不同；前者是默想與推理，而後者與默想和推理都無關。

三、在這種光景中的信徒，最好的是寧靜自恃，持久忍耐，切不可庸人自擾。讓他們相信神，祂從不會丟棄那些以單純、正直的心尋求祂的人，祂也會把路途上的一切所需供給他們，直到把他們帶入那清澈、純愛的光中。最

後神會藉著另一種心靈的黑夜將這愛賞賜給他們，如果他們配被祂帶領進入這境界的話。

四、他們在這感官的黑夜裏的自處之道，就是完全不靠思維和默想與神交通，因現在不是如此行的時刻，乃是使心靈保持平安和安靜。雖然他們會感覺沒有在做任何事即在浪費時間，或以為是因為他們的軟弱而甚麼都不想做。其實他們只要有忍耐，堅持禱告，並且不自己努力，他們所做的就足夠了。他們唯一應當做的就是讓心靈自由，除去一切負擔並知識和思想的羈絆，不要思慮應當思想或默想甚麼，只要以對神有安詳和愛的關注為滿足，並且毫不焦慮自己有沒有能力和渴望要經歷或察覺到神，不安和分心的渴望都會攪擾心靈，使他從瞻仰中所應當得著那種安詳的恬靜和甜蜜的安逸裏分心。

五、雖然會有疑慮環繞他們——說他們在浪費時間，最好去做別的事，因為他們在禱告裏不思想或做任何事——他們必須忍受這些疑慮而保持安靜，因為他們保持在安逸和擁有靈的自由中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因為，如果信徒想要用自己的感官來努力時，他就會攔阻和失去神要藉著寧靜和安逸銘刻和澆灌信徒裏面的祝福。就好像畫家要畫像，而坐著的模特兒只因他想做一些事而舉止不寧，那他就會攔阻畫家完成畫像，並擾亂畫家的工作。因此，當信徒渴望停留在內在的安逸和平靜中，任何想要尋求滿足的行動和感動或專注都會使之分心和不安，並且感受到感官虛空的枯乾。因為信徒愈是想在感情和知識上找印證，他愈會感到對於感情和知識的缺失，因為在這條路上，他是不會得著他所尋求的那些。

六、因此當信徒的感官和行動能力失去時，根本不需要去注意它，反而應希望它們早點失去功能，免得攔阻神所賜與澆灌的祝福的瞻仰，使他可以得著更平靜的豐滿，並使他的靈燃起，燃燒起從黑暗並奧秘之瞻仰所帶來的愛，且牢牢地生根在他的心裏。

不論如何，我不能定下一個共通的規則，說明默想和沉思在甚麼時候結束，因為默想不應終止，除非到了不能再繼續默想時，並且當主藉著煉淨和痛苦來攔阻默想和沉思，或有比以前更好的瞻仰時才可停止。在其他時候和其他光景時，信徒必須使用這法則為印證，並且信徒必須默想基督的一生和十字架，這是達到潔淨和忍耐並能完全地行路的最好的方法，並且這也是在奇妙、高超的瞻仰中得著最奇妙的幫助。因瞻仰不是別的，乃是神灌注給信徒的一種奧秘、平靜和摯愛，如果神允許的話，那將會使愛的靈在信徒的裏面焚燒，正如詩句中明白的指出。

第十一章 略述其餘詩句

一、信徒起初不是一定會經歷這種愛的燃燒，因為人天然本性的不潔，或因信徒像我們前面所說還不認識自己的光景，所以在他裏頭的愛火沒有一個安穩的處所，因此無法經歷愛的火。但是，有時他對神逐漸有某種程度的思慕；當這思慕越增加時，他對神的情感也越強，愛火也就越旺盛。雖然他不知道，也不瞭解這愛和情感是從那裏而來的，怎樣發生的，但他會時常看見這愛火日益在心裏發旺，使他帶著對神思慕之愛的渴慕；大衛在黑夜中曾對自己說：「因為我的心被燃燒（那是說在瞻仰的愛中），我的肺腑被改變。」（詩七十三21另譯）這句話是說：他對感官情感的渴望被改變。

從感官上轉到心靈，就是他經過了前面所提到的枯乾和棄絕。他又說：「我已被化為無有並被熔化，而成為一無所知了。」猶如我們前面所說過的，當信徒不知如何行路時，他發現以往一切能使他喜悅的事物，無論是天上或地上的，對他來說都等於消滅了。並且在他不知不覺之中加深了對主的愛，有時因為心靈的愛火愈來愈火熱，在他心靈對神的渴慕大到一種地步，甚至每塊骨頭都因這種飢渴而焦乾。天然的能力逐漸消逝，並且天然的熱情和能力也在那對愛強烈的飢渴中衰殘逝去。這乃是一種對愛有活力的飢渴。

大衛也經歷過這種飢渴，他曾說：「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見神呢？」（詩四十二2）也就是說：我心裏有一種活的飢渴。關於這飢渴，因為它是活的，我們也可以說：他會有殺死的能力。但在這裏要注意這激烈的飢渴並不是持續的，只是偶然的，雖然如此，但信徒總會感覺到某種程度的飢渴。

二、此外還要注意，就我在開始所說的，這種燃燒的愛在最初階段並不被體驗到，只會感到枯燥和空虛。信徒在初期並不能體會到逐漸火熱的愛，他們在感官的枯乾和空虛中只覺得一種對神不斷的關切和焦慮，恐怕自己沒有好好的事奉祂，這種對神的關懷，確實是深得神悅納的祭物，這也是一種對祂的愛。

這種對神的關懷和專注，引領他進入神秘的瞻仰，直到感官中天然的情感和能力在枯乾中經過某種程度的潔淨以後，神聖的愛才能在心靈點燃起來。在這段黑夜期間，信徒好像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只感到苦楚。在煉淨情慾過程中，許多人不完全被治癒，德行也經歷了操練，使他們的感官能預備好接受神聖的愛。正如我們用這詩句所說的：「哦！這是何等的有福！」

三、當神引領心靈進入感官的黑夜，為要使感官的下層部分經過潔淨，使它適合於靈的運行。因此，神把他們擺在黑夜中，使他無法再默想，以便他與神聯合（正如神以後還要煉淨靈，把他引入靈的黑夜一樣，這點以後再談）。在這歷程中，他得著許多益處，得著美好的機會進入有福的黑夜，得

以脫離下層感官的捆綁和限制，所以情不自禁地唱出這詩句：「哦！這是何等有福！」在此我們應當注意：心靈在黑夜旅程中，看見他在黑夜所得著的益處，他才唱出下一詩句：「我悄悄出走」。

四、這句「我悄悄出走」意味著心靈現在已經明白，運用如此軟弱、有限和缺欠的感官方法去尋求神，心靈是多麼地不自由，而且每一步中充滿無數的錯誤和無知。這些都是我們已在前面「初信者七種主要過失」中已說過的。直到神把它投入感官的黑夜，使他進入默想的黑夜，除去屬靈的和屬世的享受以後，心靈才從其中得著無數的祝福，得著許多德行，這是我們現在要說明的。

當一個在感官黑夜旅程上前進的心靈，在聽到信徒在經歷全然沒有屬靈喜樂的逆境之中，竟然能從其中產生許多的祝福，一定是一件極大的喜樂和安慰的事。但這一切的祝福，都是在信徒勇往直前，通過了黑夜的痛苦和煉淨，脫離了一切受造之物的羈絆以後，奔向永生旅程時才能得著的。而這些祝福真是最大的有福和福氣。第一，因他除去了心靈對一切事物的慾望和喜好。第二，是因為很少人能恆久，堅忍進入我們救主所引說到永生的窄門和窄路上（太七14）。

那窄門就是感官的黑夜，心靈憑著信心，不倚靠感官，棄絕己的生命，進入那窄門，這樣才能夠在窄路上穩步前進。這條窄路是一種靈裏的黑夜——從靈的窄路憑著純淨的信心，心靈在它引導下，才能踏上邁向神的旅程，從此，心靈才得與神聯合。因為這條心靈的路程如此狹窄、黑暗和恐怖。（比起這種黑夜，感官的黑暗和考驗，實在是算不得甚麼。）然而走在第二種黑夜的人為數更少，但所得的祝福是遠超過現在所說的感官的黑夜。現在我們略略地述說這條感官黑夜的益處，然後再述說「靈的黑夜」。

第十二章 黑夜對心靈的益處

一、這條煉淨慾望的黑夜，對心靈是有福的，因為它給心靈帶來許多的祝福和益處。（雖然，如我們前面說過的，心靈感到他一切祝福都被收回去了。）好像亞伯拉罕為他兒子以撒斷奶設宴席款待客人的那一天，天庭也因神替這個心靈脫去嬰孩的服裝而歡欣。神把他從懷裏放下，使他在地上學步，斷奶以後不再給他柔軟甘甜的孩童食物，而給他成人吃的乾糧。這種在感官中感到枯乾和黑暗的食物，正在餵養他的心靈，對於感官甜美的感覺是枯乾和空虛的。而這食物就是我們前面所說過的，貫注式的瞻仰。

二、這種瞻仰的黑夜和枯乾，帶來最主要的益處，使他認識自己的貧窮和可憐。因為，神賜人的一切恩惠通常和這種認識是不可分的。心靈經歷枯乾和空虛，以及行善的艱難，都會使人認識自己的卑微和貧窮可憐，這是在順

利的時候覺察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出埃及記有很好的描述，神要使以色列人謙卑，使他們認識自己的本相，命令他們脫去節慶的衣服和飾物——這通常是他們在曠野時期過節慶時所穿戴的。祂說：「從今以後，你們要脫去節慶的裝飾，穿上每日的工作服，使你們知道應當受的待遇。」這好比神說：看你們所穿參加盛宴作樂的服飾，自然不會謙卑下來。

當你們脫下外面的打扮，看清楚自己所穿粗陋的衣服，你們就會知道自己的卑賤，而認清自己的本相。從此，心靈認識了最初所不曾知道自己可憐的真相。以往，他穿著節慶華麗的服飾，在神裏享受到許多的樂趣、安慰與支持，於是心靈沾沾自喜，自以為在事奉神的事上已達到了某種程度。在事實上，心靈可能沒有這種想法，但至少因為嘗到喜樂，很容易有這種自滿。現在心靈換上了做工的衣服，這也是屬靈的枯乾和棄絕——他們起初的亮光轉為黑暗，藉此黑暗使他們得著認識自己的亮光，這種亮光是如此卓越和重要。使他們看見自己的無有，不再以己生命為滿足，知道過去的喜樂並非自己的功勞。當他們不再以己生命為滿足和因怕自己不再事奉神而感到痛苦，比起從前在屬靈的安慰中不是真正地事奉神，這在神眼前是蒙悅納和更有價值的。因為從前在屬靈喜樂中的服事，確實摻雜了許多不完全和無知。在枯乾的過程中，他們得著認識己生命的泉源，其益處我們已在前面略述過，還有許多以前所省略的，現在我們即將討論它。

三、第一個益處，心靈學習到與神交通時，應更敬重和有禮，是人接近最至高的神所該有的態度。這正是人們在飽享屬靈安慰時所疏忽的。人因渴望得著神屬靈的安慰，有時太大膽而失禮。甚至摩西也有此種錯誤發生，當他發現神從荊棘的火焰中對他說話，他心情高興和衝動，毫不加思考，便想放膽走到神面前。如果神不攔阻他，命他停留在原位，脫下鞋子，難免發生失禮的事（出三 5）。

從這事上我們看見，人們在與神相交時應當如何尊敬和謹慎心裏的慾望。所以摩西在這事上降服時，他變得謹慎小心。聖經記載：他不但不敢靠近神，甚至也不敢抬頭仰望神（出三6）。因為脫去了慾望和喜好的鞋以後，使他在神面前自視可憐，能合宜傾聽神對他說話。這也像神要與約伯講話以前的安排，祂不在約伯慣享順利和榮華之時向他啟示，而是在他赤身躺臥在糞堆中，被親友唾棄，憂苦交加，蟲蛆滿身時向他啟示（伯二7-8）。

那時，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至高的神才樂意降臨，與他面對面說話，向他啟示祂智慧的深奧和高深。這是當約伯榮華富貴時所沒有的經歷。

四、在此，我們必須提到另一個寶貴的益處，就是在這感官的黑夜，應驗了先知所說的話：「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神照亮了心靈，不但使他

認識自己的卑微和可憐，也使他認識神的偉大與至高。不僅除去了感覺上的慾望、興趣和依賴。他的悟性得以潔淨和自由，使他能明白真理；因為感覺上的愉悅和慾望，用在追求屬靈的事物時，使心靈昏暗和受到攔阻。再者，感覺上的貧窮和枯乾，反而使悟性活躍，苦難使人明白心靈的空虛。正如前面所說的，藉著瞻仰生活的黑夜和枯乾，神使心靈脫離捆綁，使他領受屬天智慧的超然指導，這是初嘗感官甘甜和喜悅者所得不到的指導。

五、在這事上，以賽亞有很好的解釋，他說：「神要將祂的智慧教導誰？祂要使誰聽懂？是剛斷了奶，離開母親懷抱的人。」（賽二十八9另譯）這裏表明，起初那種屬靈甘甜的靈奶，依附在默想甘甜的胸懷中，僅僅使心靈得著喜悅，卻不能使他預備好接受神的啟示。為了能聆聽神的聲音，心靈需站立得穩，脫離感官與情緒的依附。正如先知哈巴谷的自述：「我要站守望所（這是指脫去慾求），我要站穩（即不用感官的默想），為要明白神對我說甚麼。」（哈二1另譯）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從這枯乾的黑夜，首先產生的益處便是認識自己，從這個基礎才得著對神的認識。正如奧古斯丁向神說：「主阿！讓我認識我自己，為要能夠認識你。」也如哲學家所說的，從一個極端，去瞭解另一個極端。

六、為了更完整地證明神如何藉這感官之夜的效果，是這樣通過屬靈的枯乾、荒涼把心靈帶入光明。我們將引用大衛的話語，他在這裏清楚地描述這黑夜的偉大能力，藉此神將至高的智慧澆灌給心靈。他說：「在乾旱無水和無路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聖所曾如此瞻仰你，為要見你的美德和榮耀。」（詩六十三1-2另譯）

奇妙的是，大衛沒有說他過去嘗到屬靈的喜悅和快樂，成為認識神榮耀的預備；相反地，是在他感官的枯燥和失去天然的喜悅，他用人們所能瞭解的乾旱沙漠來描述心裏的光景。無疑地，這是他們所描述認識和看見神美德的道路。不是經由他以往慣用的默想和觀念；而是在自己無法意識到神，運用默想思念神的形像——這就是沒有通道的荒野所隱喻的。所以，這黑夜就是一條途徑，以它的枯乾、虛空，使心靈體認出神和我們自己。至於更豐滿的認識，那要到另一種靈的黑夜才能得著，這裏只是另一種黑夜的序幕。

七、在這枯乾和虛空的黑夜，心靈逐漸引到屬靈的謙卑，就是與初學者第一個罪——屬靈驕傲——相對的德行上，藉著從己生命的認識而得著的謙卑，潔淨了心靈在順境的驕傲中所造成的毛病。因為他自覺如此枯乾、淒涼，不會像以往一般，自以為比別人更長進和超越別人。相反地，這時他才承認別人比自己長進。

八、於是，培育了愛鄰舍的德行，知道尊敬，不再像從前一樣批評他們，以為自己有熱心，別人冷淡。他只覺得自己的貧困，晝夜難忘、自顧不暇，無暇再去注意別人的短處。大衛在這種黑夜中，有很動人的描述，他說：「我默然無聲，連好話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發動了。」（詩三十九2）他這樣說，因為他覺得所有的一切美好，似乎都喪失了，使他啞口無言，至於別人的長處，他也一樣說不出來，因為他認識自己的貧窮可憐，而感憂傷。

九、在這光景，心靈變為馴服，且服從屬靈的道路的指引。因為他們看清了自己的貧窮，不但願意順從別人的教導，甚至盼望有人能改正他們，告訴他們應當怎樣行。以前興高采烈時的驕傲消失了，第一件屬靈驕傲的罪，終於除去了。

第十三章 黑夜的其他益處

一、當心靈還被屬靈的貪婪所羈絆時，他有時貪求各種屬靈的事，總得不著滿足，因為他操練的目的是尋求其中的享受。如今屬靈的貪婪在充滿乾枯的黑夜中，現已大大地被改造過來。因為他們從這些所期望的操練中並沒有找到喜樂和甘甜，反而是痛苦和枯燥；所以，他們不再尋求這種感覺上的倚靠。這裏，他或許曾在以前過分的事上顯得不夠殷勤。不過，那帶領他進入這黑夜的神，會賜給他謙虛與樂意，使他們雖然在缺乏甘甜之中，仍然能為神的緣故去完成所吩咐他們的事。這樣他們就脫離了以前為尋找滿足而做許多事。

二、此外，有關屬靈的享受，也同樣被潔淨，乃是藉著屬靈事上的枯乾和乏味，把心靈從這些不純潔中釋放出來了。因為一如我們說過的，在屬靈上有一個法則，這些不潔的慾望是從人的靈進入人的感官。

三、有關第四項之不完全——屬靈上的貪婪，心靈在黑夜中怎樣從這毛病中被救拔出來，前面已談過，但我們並未一一列舉出來，因為它們不勝枚舉。這裏我不多說，我願結束第一種黑夜，開始論到有嚴肅教訓和深奧道理的第二種黑夜。

前面的說明是要使讀者明白這種黑夜帶來了前面數不清和無可比擬的益處，使心靈從屬靈的貪婪、其他的不完全，以及許多前面未提到的重大惡行和低賤可憎之行為中釋放出來。經歷告訴我們：許多慾望未被改正的靈魂，因貪想不正常的愛中的甘甜，而墮入許多可怕的惡行中。

在這神所安排枯乾和黑夜中，他約束了他的貪婪，馴服了他的慾望；這樣心靈不能從任何來自天上，或地上感覺上的甘甜得著餵養。神不斷地以這種方式工作，使心靈馴服、改變並使他成為能控制貪慾和慾望的人。這樣，情慾和貪慾就因得不到那些快樂的滋養，而失去他的活力。就像孩子長大不再

從母懷吸奶，而奶自乾，心靈的慾望也同樣地，因缺少刺激而逐漸枯乾了。從這種屬靈上的節制，還得著許多美好的益處，因慾望和貪婪煉淨以後，心靈便活在屬靈的寧靜和平安中；因為沒有慾望和貪慾的轄制和攪擾，只有屬神的平安和安慰。

四、從此產生另一個益處，那就是心靈習慣於思念神自己，害怕自己在屬靈的道上冷淡退後，這是屬靈的枯乾和感官的煉淨所產生最大的益處。因為心靈已蒙煉淨，並除去所依附在心靈上的慾望和貪慾，這些毛病使心靈在屬靈上呆滯昏暗。

五、還有一個極大的益處，就是這黑夜使心靈鍛煉出許多德行，例如忍耐和堅忍，這是心靈在空無和枯乾時，在毫無屬靈的安慰與快樂中，仍須堅持各種屬靈的操練所得著的。他們鍛煉對神的愛慕，不是因為喜悅和甘甜的吸引，而純全為了神。同樣地，也鍛煉剛毅，這是他們在艱難和全然無味的工作中，使能力從軟弱產生，於是就變得強壯。總而言之，所有的德行——對神的認知，靈性和德行，都在這枯乾期間得著了鍛煉。

六、總而言之，心靈在這黑夜中得著了四大益處，就是我們所提過的：平安的喜悅，經常緬懷神，潔淨心中的純潔和切實地操練前面所列舉的德行。大衛曾告訴我們，他在黑夜中的經歷，他說：「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煩燥不安；我沉吟悲傷，心便發昏。」（詩七十七2-3）他立刻加上一句：「我心在夜間默默自問，我靈殷勤搜尋並且自潔。」（詩七十七7另譯）〔那是說：除去了所有的邪情私慾。〕

七、前面我們講過別的三種毛病——惱怒、妒忌、怠惰，在屬靈的枯乾時被煉淨，同時也因著枯乾和艱難而得著溫柔、謙卑等相對的德行。並且，在這黑夜中，因神所安排的試探和試煉，使他對神、對自己和對鄰舍都變得溫柔和恭敬。所以，不再為自己和別人的過失受攪擾和生氣，以致得罪神，也不再埋怨神沒有使他迅速達到成聖。

八、此後，他不再妒忌，對別人也有仁慈。不像從前，一看見別人在德行上大有進步，超過自己時，而感到懊喪。現在，因看見自己極度的貧困而感到憂傷，並且有一種德行上的羨慕，就是很想效法別人的美德。

九、也不像以前，因在屬靈的事物感到厭倦，而有怠惰和厭煩。因為過去只是追求屬靈上的享受，當他追求不到時，就怠惰起來。如今枯燥的屬靈操練，不是因為他從這些屬靈的操練得不著喜樂，而是神為潔淨其貪慾，把一切事物的樂趣都收回了。

十、除此以外，心靈也在此種枯乾的瞻仰中，得著了其他數不盡的益處。因為在枯乾與艱苦中，神在他們最無期待的時刻，把最純淨屬靈的甘甜和

愛，以及非常細緻的屬靈知識澆灌給他們。並且，每一次的顯現，就帶給他們比以往屬靈的享受時有更高、更貴重的祝福。雖然在開始時，心靈並不認為如此，因為所澆灌給他們屬靈的恩惠是如此細緻，並非感覺所能體會。

十一、最後，當心靈從情慾和慾望中得著煉淨，他也得著心靈的自由，心靈也更富裕地得著聖靈十二種果子。經過感官的黑夜，他便奇妙地從三種仇敵——魔鬼、世界和肉體——中被釋放出來。一旦對一切受造之物的慾望消失後，無論是魔鬼或世界或情慾便被解除了武裝，對心靈已無任何能力可施。

十二、這些枯乾的時期，促使心靈在純淨愛慕神的旅程上前進，因為它不再以享受喜悅和甘甜為追求的動力，而是只為討神的喜悅而行動。他不像以往在順境時，那樣一意孤行或尋求己生命的滿足。而是在敬畏裏小心謹慎，不再自滿自足，於是他便生活在神聖的敬畏中，使德行得蒙保守和成長。這種屬靈的枯乾，也除去了天然的衝動和貪慾。因為除了神在某些時刻，給予某些愉悅以外，單憑自己努力即屬靈操練和行動，是找不著享受和安慰。

十三、在這枯乾的黑夜中，心靈對神的渴慕和事奉茁長起來。因為當他們在興旺時，藉著追求培養和扶植的感官慾望逐漸地枯竭，在這枯乾和隔離的環境中不再存留，只留下事奉的渴望。正如大衛所說：「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詩五十一17）

十四、心靈經歷了這種枯乾的煉淨，衍生並得著前面所說許多寶貴的益處，不禁歡呼地喊出我們所闡述的詩句：「我悄悄地出走，哦！這是何等有福！」那是說：從感官的慾望的捆綁和奴役中，「我出走了」，且脫離了情緒的牽絆。「無所察覺地」出走——這是說：前面所提的三種仇敵無法阻擋。因本性的慾望和喜好都是三種仇敵用以捆綁靈魂的繩索，使得靈魂不得前進，達到自由地愛慕神。一旦脫離了慾望和喜好，這三種仇敵就不能再與靈魂爭戰。

十五、所以，心靈的四大情緒——喜樂、憂傷、盼望和懼怕都經由克制而平靜下來，本性的慾望因不斷地枯寂而沉睡。心靈本性的感覺，因長期枯乾，內在官能停在努力和默想（前面所提的四大情緒是居住在心靈住宅，靈魂低層部分），這些仇敵無法攔阻這種屬靈的釋放，於是家中安息平靜，正如下麵所說：「心宅裏一片安靜。」

第十四章 解析第一詩節最後詩句

一、「心宅裏一片安靜」，情緒所寄居的家宅，現在已得憩息。那是說：因著感官黑夜的克制，情緒已經除去，慾望藉著有福黑夜的煉淨而進入沉寂。心靈於是起步，走上長進和老練之心靈的道路（也稱之為照明之路或澆

灌的瞻仰)。在此道路上，神親自餵養、更新那心靈，不需藉默想或心靈自己的活動得幫助。那就是所謂感官黑夜的煉淨。

經歷感官黑夜的心靈，有些人往後會進入更可怕的黑夜，為要使他們能在神的愛中進入屬神的聯合。（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靈的黑夜，只有極少數人進入。）這段歷程中，需經歷許多可怕的試煉和感官的誘惑。這些考驗的長短不一，對某些人長些，某些人則短些，各不相同。因為對有些人，魔鬼親自出現，用惡淫的靈充滿他們的感官，用低陋的想像和猛烈的誘惑去攪亂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感到比死亡更難受的痛苦。

二、有時，在這黑夜的時刻，褻瀆的邪靈在心靈的意念和思想中，用無法容忍的褻瀆叫喊包圍心靈。邪靈有時用強有力的想像困擾心靈，使心靈感到比死亡的痛苦更難受。

三、有時，另一種可憎的靈，以賽亞稱為使人眩暈的邪靈，被允許折磨心靈，不是為傷害他們或使他們跌倒，乃是為要考驗他們。這種邪靈，使人的感官如此黑暗，使他們陷於無法算記的不安和困窘，用任何方法都不能清理他們的思路，他們永遠無法安頓自己的判斷和思路。這是黑夜中最嚴酷的芒刺和恐怖，類似心靈黑夜的苦楚。

四、通常，神讓這些風暴和試煉在這黑夜中煉淨他們的感官，為要帶領他們進入另一種黑夜（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達到此境界）。等到他們接受了管教和餵養以後，他們還得繼續地練習，準備自己的感官和功能，能在另一種黑夜中與神的智慧聯合。因為，如果心靈未經試煉的操練和考驗，他們就無法達到真智慧（或使智慧的感官甦醒）。他未經試驗，就不會認識些甚麼。因此，箴言說：「未經試探的人，能知道甚麼呢？未經試驗的人，能明白甚麼呢？」關於這個真理，耶利米先知曾清楚印證說：「耶和華阿！祢責備我，我便受教。」

為要進入「智慧」，這種管教是合宜的，因為我們前面所陳述的內在試煉，對於煉淨的感官，是使它們從感官所依附的享受與安慰和天然軟弱中脫離的最有效辦法。因著試煉使心靈真正地謙卑下來，預備能被提升進入更高的經歷中。

五、至於這些靈魂被放置在感官的囚禁和苦煉中需要多久，那是無法確定的，是按人而異的，因為個人所經歷的誘惑和考驗都是不相同的。神按著祂的旨意為每一人衡量。根據那靈魂需要煉淨的毛病大小，也要看心靈被提拔到與神聖之愛合一的程度如何，而決定用多強方式、多久時間，來謙抑鍛煉心靈。那些天性堅毅、能忍受更大艱苦的，祂便煉淨更強烈、更迅速。那些天性羸弱的，就煉淨更溫柔和試煉得更輕微。

因此，祂經常讓他們嘗到安慰，免得他們跌倒，通常他們需要長久的時間才能達到完全的煉淨。有些人則永遠不能達到純潔的地步，他們既不在整個的黑夜中，也不在黑夜以外，所以，他們不會長久進展。為使他們維持謙卑和自知，神在一些時候和幾天中間，用試煉和枯乾來試驗他們，而其他時間用安慰來幫助他們，免得他們灰心，回頭去尋找世界的快樂。還有更軟弱的心靈，神採用時而向他們顯現，時而向他們隱藏的方式，使他們學習在祂的愛中，因為沒有這種退隱，他們必不會學習去追求神。

六、但是，受神提拔要迅速進到與神在有福和至高的契合之境的心靈。經歷告訴我們：他們通常需漫長地停留在枯乾和考驗裏。

第二篇 心靈的黑夜

第一章 靈的黑夜並且說明其開始的時間

心靈自經過第一個感官的黑夜，藉著枯乾和磨難煉淨，以及感官的黑夜之後，離開初學者的階段，但大能的神在這時間並沒有立刻帶領他進入「靈的黑夜」，而是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甚至是許多年，他在靈命上已鍛煉至熟練的程度。在這個鍛煉成熟的階段，正如一個人離開了嚴厲的監禁；這時他的心靈在處理神的事情上，有更多的自由和滿足感，較它剛剛進入魂的黑夜以前有更豐富和內在的喜樂。

這時，他的想像力和各種感官能力已不再像從前因著默想和靈的焦慮而受束縛。因為現今心靈再不需要努力默想而能在靈裏尋見那種最寧靜和充滿愛的瞻仰和屬靈的甘甜。這時候，魂的煉淨還未完全（原因是他的主體——靈——尚未煉淨，而感官與靈雖有交通，但有缺欠；所以無論感官的煉淨是有多厲害，還是未達完全和完全的境界）。

因此，還偶然有需要，枯乾、黑暗和危險，較以往更厲害，它們象徵著即將來臨的靈的黑夜並作預兆。但持續的時間則不會像將要臨到「心靈的黑夜」那麼長。魂經過一段時間或達數日的暴風雨的黑夜後，心靈不久就歸回從前習以為常的平靜，經過這種煉淨的心靈，尚未能達到其他信徒那麼深愛神的程度。

一、隨後，神會煉淨某些信徒，帶領他們有時進入瞻仰和靈煉淨的黑夜，神使黑夜臨到他們，但不久就是黎明。經歷這種煉淨，神屢次成就應驗了大衛在詩篇一四七篇十七節所說的話：「祂擲下冰雹如碎渣，祂發出寒冷，誰能當得起呢？」即他的瞻仰中接神所賜下的祝福如同碎渣。這些黑暗中所瞻仰的碎渣，是從來不會像我們即將描述的瞻仰靈的黑夜那麼強烈和可怕。神引導心靈進入這種「靈的黑夜」，目的是要帶領他與神聯合。

二、我們在這裏描述的甘甜和內在的喜樂，是靈程進步者容易且豐富地在他們心靈經歷到的，而這種甘甜和喜樂較以前更豐富地傳遞並滿溢到他們的感官裏，較在感官被煉淨前為甚。因為現今感官較以往更純潔，便能更容易感覺到靈裏的喜樂。但因這魂感官部分是軟弱的，不能承受強烈屬靈的感受。正因為這些成熟者的靈裏煉淨的工作交通到感官的部分，心靈便因為肉體的脆弱、困苦，和軟弱而疲乏下來。正如智慧人所說的「必朽壞的身體重壓著靈」，正因為感官部分有軟弱和朽壞的性質，從靈裏傳達到感官的信息不會太強烈和太屬靈。但這是與神聯合所必須的。正因為信息不是完全的屬靈，且不單單的傳達到心靈，也帶到感官裏，所以便帶來狂喜。

只有藉著第二個「心靈黑夜」的煉淨，靈才能達到完全；這時信息只接收到心靈，在這些達到完全的信徒身上，狂喜和身體被折磨的現象就不再存在。因為這時他們正享受靈裏的自由，而感官已變得模糊不清或已被轉移。〔註：「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林後六 10）〕

三、在這裏，因為要讓大家明白為何心靈必須進入「心靈的黑夜」，所以我們首先要指出熟練者的一些不完全和危險的地方。

第二章 描述熟練者其他的不完全

一、這些熟練者有兩種不完全：一種是習慣性；另一種是實際性的。習慣性的不完全，是指著那些一直存留在心靈的不完全的習慣和愛好。它們就好像樹根一樣，是感官的煉淨所不能滲入的。

這兩種煉淨的分別（「感官的煉淨」與「靈的煉淨」），就如根與枝子的分別，如除去一個新鮮的汗跡和一個舊而為期甚久的汗跡的不同。正如我們已談過的，感官的煉淨只是瞻仰的入門和開始，繼而導入心靈的煉淨。感官的煉淨的目的是使感官適應靈，而不是使靈與神聯合。但在心靈還有舊人的汗跡，雖然靈不是這樣認為，也不能理解。好像衣服上的汗跡，若不是藉著肥皂和強烈的灰水是不能除去的，換句話說：若是不經過心靈黑夜的煉淨，靈是不能達到與神純淨的聯合。

二、在進步中的心靈，因心思的愚鈍和本身罪性造成粗魯的本性，因此靈有一種向外的依附和散慢的光景。這一切要藉著這個黑夜的痛苦和險惡之困境，而被光照、煉淨和收回。這些習慣性的不完全，是這些還沒有跨越這個階段的熟練者所擁有的。這些的不完全，我們已說過是與完全的愛的聯合是不能並存的。

三、至於實際的不完全，並不相同。其中有一些，他們屬靈的喜樂是那麼的膚淺又容易被感官所影響，而致落入更大的困難和危險裏，這些我們在開始時已經描述過。因為他們在感官和靈裏都尋得著豐滿的屬靈恩賜。但在這

時候，他們也常常看見假想的理解和屬靈的異象。（許多信徒在这一切經歷感受和其他的經歷上得著喜悅的感覺，這時候，他們就被魔鬼和自己的假想所迷惑。）

魔鬼喜歡提供前面所描述的感覺和理解，並銘刻在人的心靈裏。這種幻想和迷惑是非常之大，除非心靈小心謹慎地順服神，並藉著堅固的信心來保護自己，免受這些異象和感覺所影響。

在這個階段中，魔鬼使許多心靈相信虛空的異象和假先知的預言，並努力誘騙，使心靈假設自己是與神和眾聖徒有交通的。這些受迷惑的信徒，常常倚靠他們自己的虛構和幻想。在這個階段，魔鬼也常使他們充滿臆測和驕傲，致使他們被虛空和驕傲所吸引，容讓自己被人看見從事一些外表看來聖潔的動作；如狂喜和其他的表現。

這樣，他們變得向神是過度自信，而失去聖潔敬畏神的心——這原是開啟和管理一切美德的原則。有一些信徒，他們有了那麼多，並不斷增加的虛假和迷惑後，便根深蒂固，這些信徒會很難回到純淨的美德之路和真正的屬靈光景中。他們墮落至這種的悲慘，是因為當他們在這條路上開始有些進步後，他們就容讓自己受這些虛假屬靈的感覺和理解所影響。

四、我還有許多話是關於這些的不完全。他們是較難治癒的，因為這些信徒認為他們較別人屬靈。但現在我離開這個話題，我要再補充一些話來證明，這些熟練的信徒若要再往前，靈的黑夜的煉淨是那麼必須的。若不然，無論這些老練者如何的努力，他們最多不過是從許多肉體的喜愛和不完全的習慣中釋放而已，而不能達到真正的潔淨，而這是心靈與神聯合所必須的。

五、除了前面所述以外，心靈比較低的部分既有分於屬靈的交通，他們就不能達到與神聯合所必須的那種強烈和純真。心靈既要進入這種聯合，就必須要進入這個靈的第二個黑夜，在這裏，感官和靈要完全被剝奪，一切的理解和甘甜，被迫行走在黑暗和純真的信心裏。這是心靈與神合一的正確且適當的方法；正如奧古斯丁所說的：「我必聘你為妻，我要與你藉著信心合而為一。」

第三章 一些建議的註釋

一、這些信徒既花了一段時間在甜蜜的交通中餵養感官，便成為熟練者。這個感官的部分，被這些源自心靈的喜樂所吸引，便與靈聯合而成為一體。靈與感官每一部分照著其本身的方式，從同一碗碟享用同一種屬靈食物。他們帶著唯一的目標成為一體，如此，在某一方面，他們的聯合並帶進和諧。這種聯合是預備他們忍受在等候他們的極嚴峻和厲害的煉淨。

在這煉淨的過程中，靈和感官這兩部分要完全被煉淨。若缺一，另一部分就不能被真正的煉淨，因為有效的感官煉淨是在靈煉淨開始後不久。我們從前定名的感官黑夜，其實應當說是一種感官的更正和約束，而不是煉淨。因為感官部分所有的不完全和混亂，它的力量和根是源於靈，而所有感官裏好和壞的習慣，都是服之於靈下，因此要等這靈的摻雜都被煉淨後，感官的背逆和敗壞，才可以充分被煉淨。

二、在這要來臨的黑夜，信徒的兩部分都一起被煉淨，也為著這個目的，心靈就經過第一個黑夜的更正，從而進入一段平靜的光景裏，感官繼續與靈合一，一起被同一種方法煉淨，更剛毅地忍受痛苦。為著這樣猛烈和厲害的煉淨，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必須的。因為較弱的感官部分，若沒有先被更正，繼而享受與神甜蜜和使人愉快的交通，而得著的堅忍，感官的本性是沒有力量或意志來忍受這個黑夜。

三、不過，這些熟練者因為還在一個很低的進步階段，他們就緊緊用自己的方法來處理他們與神的事情，因為心靈的金子還沒有被潔淨和煉淨。如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十一節所說，他們還像小孩子一樣來思想神，用小孩子的方法來論到神，以小孩子的方法來感覺和經歷神，因為心靈還沒有到完全裏，就是靈與神合一。在這個聯合的境界裏的信徒，他們作成年人，在心靈作的大事，而他們的工作和官能就變作屬神而不再屬人了，關於這些容後再談。

神為求達到這個目的，祂定意將他的舊人剝奪，使他穿上新人，這是按照神的形像所造的，正如使徒在以弗所書第四章二十四節所說的。這時信徒的感官是全新的。祂剝奪心靈一切裏外屬感官和屬靈的官能喜愛和感覺；使悟性落入黑暗中，意志枯乾，記憶空白，情感處在最深的困苦和難受壓抑裏。

神把信徒從前的一切從屬靈祝福所得著的滿足和經歷都挪去，這種剝奪成為一個造就的法則，是切合靈所需要的。這樣靈才能變作真正的屬靈，並與祂聯合，就是愛的聯合。為成就這一切，神用一種純真和黑暗瞻仰運行在他心靈裏面。這就是心靈在第一節詩所描述的——「通過漫漫長夜，心腸點燃著愛火，何幸竟逢此有福！我悄悄出走，心宅裏一片安寧。」

這一節詩句的分析，原本是指著感官的第一個黑夜所說的；但在原則上，可應用在心靈的第二個黑夜，就是「靈的黑夜」，因為這是心靈潔淨的主要部分。因此，我們就照著這種意思來說明這一節詩句。

第四章 用第一詩句說明「心靈的黑夜」

通過漫漫的長夜，
心腸點燃著愛火，

何幸竟逢此有福！
我悄悄出走，
心宅裏一片安寧。

一、把這詩句應用於煉淨、瞻仰、超俗或心靈貧窮，這種種所要說明的幾乎是同一件事。我們可用靈魂自我表達的方式來解釋。我的靈魂在赤貧無依無靠，全無思想中，也就是在悟性的黑暗，意志的憂慮，記憶陷在痛苦的憂苦中，閉著眼投入一種純信心的黑夜裏，那種本性官能的黑夜只有受憂苦折磨的意志，燃燒著愛主之火。這就是說：我放棄了那次一等的認識神的方式，放棄了軟弱的愛主方式，放棄了那貧窮狹窄的經歷方式，使情慾或邪靈不得再攔阻我。

二、這原是我的一大蒙福和機會。因為先前用低俗方式來接觸、經歷神，以及用天然的感官、熱情、傾向和執著來追求神，都被解體而納入安靜中，放棄了人為操作的方式，換上神的操作方式。這指著我的悟性脫離了自己，也就是從人性的我，變成屬神的我。靈魂經由煉淨聯於神。並非倚賴天然悟性亮光和能力，而是倚靠屬神的智慧的聯合。我的意志變成屬神時，已脫離了自己，因為憑著聯合於神的神聖之愛，此後靈魂不再憑天然的力量，用低級的方式去愛了，卻憑聖靈的能力和潔淨去愛；他意志不再憑屬人方式去親近神。同樣地，記憶也是一樣，一切記憶都轉變升華進入永遠的榮耀中。最後，心靈的全部精力和熱情，經過黑夜，把「魂」煉得一乾二淨，全然更新，成為屬天的性情和甘美。

這便是詩句所說：「通過漫漫的長夜……。」

第五章 通過第一詩句描述，黑暗的瞻仰不僅是黑夜，也是一種折磨

一、這黑夜是一種屬神的滲透入魂，煉淨魂的愚昧、不完全、習慣、天性和屬靈層面，瞻仰的神學家稱它為貫注性的瞻仰或奧秘的瞻仰。神暗中教導心靈學得完全的愛，而在此心靈並不積極參加，也不瞭解這種貫注瞻仰是怎樣進行的，只是用愛等候神而已。

這黑夜既充滿著神聖之愛的智慧，它在心靈便產生特別效用之作用：藉著煉淨並照亮心靈，他預備在愛中與神合一。以謙抑煉淨人世的智慧，以光照煉淨有福的魂，藉著煉淨與光照教化他們。

二、人們或許會說：果真如此的話，為甚麼這個煉淨魂愚昧的神聖之光，被稱為靈魂的黑夜呢？我認為有兩個理由：這個神聖的智慧對靈魂不僅是黑夜，而且也是一種痛苦與折磨。第一，神的智慧提拔心靈，超出心靈天然才能的範圍，這樣就構成心靈的黑夜。第二，因為魂的卑賤與不潔，暴在光明中便免不了痛苦與黑暗。

三、為證明第一個理由，按一些哲學家的說法，神聖的事理越明顯，對於心靈天然的能力說來便越黑暗與隱藏。這好比太陽光，光線越強烈，貓頭鷹的瞳孔便越感暈眩灰黯，越直視太陽，越眼花瞭亂；因為光的強度超過了眼的忍受能力。

同樣理由，當瞻仰的神光透照尚未完全啟發的心靈時，靈魂便感到心靈的黑暗，因為這光不但超過它的耐受力，而且使它失去天然的理解力，攔阻了其行動。因此德尼蘇和其他奧秘學家都稱貫注的瞻仰是一種黑暗的射線。也就是說：未經煉淨和光照的靈，在瞻仰的超然大光徹照之下，失去理解的天然能力而導致癱瘓。正如大衛說的：「密雲和幽暗，在祂的四圍。」（詩九十七2）

四、事實上並不盡然。憑我們有限的理解力看，不過是如此而已；理解在超然大光中甚麼都看不見，它如此眼花了；它無法看見和理解。大衛註釋這種情況說：「因祂面前的光輝，祂的厚雲行過。」（詩十八12）這就是說：烏雲阻隔了我們與神悟性相交。因為神讓一道隱藏的光，從祂自己臨到尚未更新的心靈時，理解力會感到一片漆黑，無法領悟祂的旨意。

此外，明顯得很，這個黑暗的瞻仰在開始時，心靈是難以承受的。因為，這神聖的瞻仰帶來了許多極為珍貴的恩典，由於接受的靈魂還有許多毛病，尚未純潔，二者對立，無法在同一靈魂裏和平共存，於是靈魂成了兩種對抗力量的戰場，不免要忍艱耐苦；就在那時，瞻仰使它煉淨各種的不完全。下面，我們即將用歸納方式指明這點。

五、首先，瞻仰之光是明亮純淨，而接受瞻仰的心靈即是漆黑與汙穢，心靈接受這光照時，感到極端痛苦，如同眼睛有病或沾有汙物的樣子，受強光照耀便會感到刺痛。再說：心靈真正被神光透射時，因為自己的不純潔，一定感到極大痛苦，因為神光透射心靈，正是為除去不潔；如今靈魂看清自己的汙穢可憐，便以為神對抗著他，他自己對抗著神。這時，他認為他已被神遺棄，便感到約伯曾經歷了的極其痛苦難受的考驗。約伯說：「鑒察人的主阿！我若有罪，於你何妨；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伯七20）理由是；靈雖在黑暗中，卻因瞻仰的純淨之光，清楚看見自己的汙穢，明知自己配不上神和任何受造之物，使他感到最憂苦的，是他將永遠不配神的恩典，從今以後，一切良善也將永別。這是因為他的心靈更深意識到自己的貧窮可憐。在這幽暗神聖的光中，他清楚認識了自己，顯然看見，單憑自己是毫無希望的。我們可以這樣註釋大衛的話：「你因人的罪惡，懲罰他的時候，叫他的笑容消滅，如衣被蟲所咬；世人真是虛幻。」

（詩三十九11）

六、在這情境中，心靈忍受的第二種痛苦，是來自本性、德性和心靈的軟弱。由於這瞻仰之能力逐步堅固、激勵並順服靈，當猛力滲入時，軟弱的心靈便感到一種快要昏厥過去的難受，尤其在某些時期，大能臨下的情況下，感官和心靈宛如籠罩在一種看不見的龐大和黑暗壓力之下，做臨終前的掙紮，甚至使他視死有如脫離和幸福；受過這種經歷的先知約伯說：「祂豈用大能力與我爭辯麼？必不這樣，祂必明白我。」（伯二十三6另譯）

在龐大壓力下，靈魂深信自己不被神所寵愛；他也堅信以往的幫助已經消逝，已沒有任何人憐憫他。約伯因此呻吟：「我朋友阿！可憐我、可憐我，因為神的手攻擊我。」（伯十九21）這確實是一件值得驚訝和憐憫的事；靈魂的軟弱和汙穢到如此地步，竟感覺神的聖手如此深重攻擊他的本性，本來極其柔和的神聖手，壓在他或安放在他身上，他感覺受不了。其實神只因慈愛而輕輕碰了他，因為目的是賜予他恩惠，並非要懲罰他。

第六章 靈魂在心靈黑夜裏所受的苦楚

一、在這黑夜裏，靈魂經歷的第三種痛苦與艱難，源於屬神和屬人的兩極聯合。煉淨的瞻仰是屬神的，經歷這個瞻仰的，卻是血肉之軀的人。屬神的東西，滲入魂裏面，更新它，使它成為屬神的。剝除他習慣性的情感，和舊人的依附，這舊人是如此緊密地與新人連接；並且屬神的本質深植於新人裏，使他於愛中更深聯於神，而變為屬靈的。神更深摧毀如此受玷污的魂，讓他在漆黑之夜裏崩潰瓦解，於是原來的魂生命自覺被摧毀，看見自己的慘況而暈厥；內心受的是一種殘酷屬靈的死亡。原來的魂生命有如被吞噬到漆黑的野獸肚子裏去化解了，所感到的，有如先知約拿在大魚肚子裏所感受到的憂愁（拿二1）。原來的魂該經過黑暗的死寂，才會達到所等候屬靈的復活。

二、這種折磨的苦難與痛苦，事實上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大衛這樣說：「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我在危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神呼求；祂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詩十八5-6）但憂傷的心靈感到最難忍受的，乃是神似乎真的遺棄了他，憎厭他，把他擲在黑暗裏。被神遺棄的信心，對心靈來說好像被扔到墳墓中，忍受最悲慘的憂傷。大衛更深經歷後說：「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裏；他們是你不再記念的，與你隔絕了。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裏；在黑暗地方、在深處，你的忿怒重壓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認識的隔在遠處，使我為他們所憎惡；我被拘困，不得出來。」（詩八十八5-8）確實，受煉淨的瞻仰所煎熬的心靈，更深感到死亡之穀的陰影和呻吟，以及地獄的痛苦；在此情境

中，他感到失去了神，他經歷到被祂懲罰、被祂拋棄，成為神義怒的對象；更痛苦的認定，是他認為這恐怖已成定局，是永遠無法改變。

三、此外，靈魂相信自己也同樣被一切受造之物，尤其是被他的朋友們遺棄與輕看。大衛曾這樣不停埋怨說：「你把我所認識的隔在遠處，使我為他們所憎惡；我被拘困，不得出來。」（詩八十八8）對於這一切，曾在大魚肚裏受過身心折磨的約拿，可以證明：「你將我投下深淵，就是海的深處；大水環繞我；你的波浪洪濤，都漫過我身。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諸水環繞我，幾乎淹沒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繞我的頭；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拿二3-6）這裏所說地的門，就是指攔阻未完全的心靈不能享受瞻仰的甘甜。

四、心靈所受的第四種痛苦是黑夜瞻仰的另一傑作。因神的莊嚴與偉大，心靈才發現自己是另一個深淵，自己貧窮且可憐，這是在此境地中的心靈所受的最重的折磨。他感覺自己處在無底深淵——現世的、肉身的與靈性的，他一無所有，此外，他也發現自己陷於三種困境：滿身缺點和貧窮，才能虛無無用，心靈黑暗。

正因神在煉淨感官和靈魂，心靈理當感受到虛空、貧窮和無助，是神親自讓他留於虛空和黑暗的困境中；因為肉體感官在乾枯中變得純潔，心思、情感與意志必須在理解的無有中得著煉淨，心靈在重重黑夜中受瞻仰煉淨。

五、這一切效果，神用黑夜的瞻仰去完成。這時，心靈不僅感到沒有本性的幫助，並且缺乏理解力，像人被懸在高空不得喘氣的人似的感到滿心憂傷，他還感覺煉淨之火像煉去自己渣滓和鐵銹一樣的痛苦。神在摧毀、挖掘、焚燒他在生活中累積的種種依戀和不完整的習慣。由於這些缺失已更深紮根於靈魂的本質上，這個煉淨工夫通常是極端難堪的；除了心裏折磨，還有貧窮、本能和心靈的虛空。以西結書上有實際的印證說：「添上木柴，使火著旺，將肉煮爛，把湯熬濃，使骨頭烤焦。」（結二十四10）這幅畫像使我們瞭解心靈在被煉時的空虛貧窮的苦況。以西結書先知又說：「把鍋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鍋燒熱，使銅燒紅，融化其中的汙穢，除淨其上的銹。」

（結二十四11）這指明心靈在瞻仰中怎樣受到火煉之苦。先知指明，靈魂為除去汙穢，除去內在七情六慾，心靈在某種情況下，應當滅絕的：因為那些情慾和缺失已和靈魂緊緊融合為一體。

六、這樣，這煉爐就像煉黃金一般煉淨了靈魂。如同有一位智慧人說：「他試煉了他們，好像爐中的黃金。」（智三6）靈魂感到全部解體，蕩然無存，彷彿奄奄一息。這情境在大衛向神申訴的話中，都可以看見：「神阿！求祢救我；因為眾水要淹沒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地。我到

了深水中；大水漫過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嚨發乾；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詩六十九1-3）這是神更深謙抑靈魂的時機，為的是以後高舉他。不過，除非神在靈魂產生這些情緒時迅速予以緩和，否則靈魂在短短的時日裏必然會跟身體分離；因此，靈魂只是斷斷續續感到自己更深無法忍受而已。磨難如此深刻銳厲，心靈彷彿覺得地獄已嘶咧著嘴，在他面前等著他，他的喪亡似乎已成定局。

這些心靈可以說被投入了地獄，因為他們彷彿在地獄裏被煉淨，他們忍受的痛苦，確實是煉淨之苦。因此，經過這種考驗的靈魂，或者不必再煉淨，或是只在那裏停留一會兒；因為靈魂在世上煉淨一小時，要比在那裏許多時間更為受益。

第七章 續談前題：意志、情感受到的其他憂苦

一、意志在這情境中遭受的磨練，也是難以述說的；有時甚至突然想像被一種無藥可救的邪惡的折磨。加上回憶過去在順境時受過神許多安慰，也為神的榮耀效力不少——因為這些心靈，在進入這個黑夜以前通常是如此——看見自己如今已失去這類福氣而無法重得，憂傷因此倍增；有過這個經歷的約伯曾如此申述說：「我素來安逸，祂折斷我，掐住我的頸項，把我摔碎；又立我為祂的箭靶子。祂的弓箭手四面圍繞我；祂破裂我的肺腑，並不留情；把我的膽傾倒在地上；將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闖。我縫麻布在我皮膚上，把我的角放在塵土中。我的臉，因哭泣發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蔭。」（伯十六12-16）

二、這個黑夜給予的苦楚如此多、如此嚇人，所以我無時間也無精力去引用聖經上的文字。反正，無論怎樣描述，真實光景仍然相差很遠；至於前面摘引的幾段，已經足夠給人一個概念了。雖說如此，在結束這些詩句的註解前，我將轉述先知耶利米的感慨，使人更明白一些心靈在黑夜裏的感受。耶利米流淚如注，用以下詞句表達心中的痛苦說：「我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祂引導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裏。祂真是終日再三反手攻擊我。祂使我的皮肉枯乾；祂折斷我的骨頭。祂築壘攻擊我，用苦楚和艱難圍困我。祂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祂用籬笆圍住我，使我不能出去；祂使我的銅鍊沉重。我哀號求救，祂使我的禱告不得上達。祂用鑿過的石頭，擋住我的道；祂使我的路彎曲。祂向我如熊埋伏，如獅子在隱密處。祂使我轉離正路，將我撕碎、使我淒涼。祂張弓將我當作箭靶子。祂把我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眾民的笑話；他們終日以我為歌曲。祂用苦楚充滿我，使我飽用茵蔯。祂又用沙石礮斷我的牙，用灰塵將我蒙蔽。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好處。我就說：我的力量衰敗，我

在耶和華那裏，毫無指望。耶和華阿！求祢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膽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裏面憂悶。」（哀三1-20）

三、耶利米哀歌生動地刻劃了心靈在這心靈的黑夜中遭受的痛苦和試煉，使人對於那被神領入恐怖的風暴之夜的心靈萬分同情。不容懷疑，靈魂從這境界將得著不可比擬的益處的祝福，有如神把藏在黑暗中的寶庫，透露給坐在死亡陰影中的約伯以後一樣。大衛說得好：黑暗越深，接著來到的光明也越燦爛：「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詩一三九12）不過，靈魂遭受的創痛是極大的，他也不知怎樣得著治療；因此，大衛說：心靈想像這苦刑將永無止息；看來像神把他的屍體拋入黑暗中，他的心靈因而憂傷，因而混沌（詩一四三3-4）。

這樣的心靈真能使人熱烈憐憫同情，因為除了黑夜中的孤獨和被棄以外，他在書本和屬靈指導那裏也找不到任何安慰。人們徒然給他們解釋這些辛苦充滿著的安慰和希望，他卻無法相信。他因看見自己的可憐，而沉醉在罪有應得的情緒中；他想像屬靈的指導如此解釋，因為沒有感受到他自己所感受的，因此根本不瞭解他，這裏是他的另一個憂苦；他想像找人解決不了問題，事實也確是如此。因為直到神照祂的旨意完全煉淨心靈，任何方法、任何藥物是無濟於事的。他像一個被足鐐手銬緊緊捆縛後，躺在牢獄裏的囚犯般一無所能的：他動彈不得，也不見從天上地下的任何事物可以帶給他任何恩惠。只有靜待他的心靈順服、謙卑地被煉淨，變得精細、真樸純潔以後，才能按慈愛神願意賜予的程度，與神相聯合。煉淨的強弱，和煉淨時間的長短，就因這煉淨的程度而有差異。

四、認真的，穩定持久的煉淨，通常要持續數年之久。不過，因著神特別的安排，也有斷續的安慰，那時瞻仰的黑暗會中止煉淨的本來面目，而以慈祥照顧的方式呈現。心靈於是覺得從囚禁的牢獄中出來，回到自由空氣之中，感受到深度屬靈交通甘甜的平安；以及對神愛的相交，這時他輕而易舉與主相交，享受豐滿的恩典。這是煉淨工夫在他心靈上發生了良好作用的證明，也預嘗著未來的豐收的盼望。有時有福感是如此之深，心靈會想像考驗已經結束。靈修之事——尤其是較高深的靈程——有這樣一個性質：也即試煉和安慰相交更替。有如我們講過的，當考驗重新開始時，心靈以為從此再無出路，一切恩惠喪失殆盡；相反的，等到恩惠來臨，他就想一切厄運都成過去，他也不會再失去這些恩惠，大衛在喜樂時也曾說：「至於我，我凡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詩三十6）

五、這種情形的發生，是因心靈尚未煉淨，兩種感覺彼此衝突，因為他心靈的理解力量薄弱。當心靈尚未十分澄清，煉淨其一低下玷污的部分，心靈

或可不受震撼，但是，當他被下一部分纏著時，他將陷於憂傷；在大衛身上我看見他在榮華中，似乎不會動搖，後來不僅受到了震撼，並且還感受到許多困擾和憂傷。心靈受考驗時的處境，也是如此。當他享有屬靈的豐盛時，看不見自己裏面還存在的毛病和不潔，卻自以為已完成了考驗。

好在這種思想只是偶而浮現心頭而已，因為心靈在尚未完成屬靈的煉淨之際，受到的甘甜的交通通常不會掩蓋病根，他必然會在心靈深處感到缺乏些甚麼，要他去繼續操作，不容許他安心去享受神的恩典；他感覺在自己裏面有一個敵人潛伏著或假寐著；他怕敵人醒來，利用那些恩典惹事；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當心靈自信穩妥，疏於戒防時，仇敵就使他陷於比先前更糟、更苦、更黑暗、更可悲的境地，使他受長期或較以前更長期的磨練。這時，心靈又再度以為一切恩惠就將永遠失落。雖然上次考驗過去後經歷更大的祝福，在他看來不足為信，因為他當時認為不會再有甚麼痛苦。在眼前這個新的困境中，他幻想一切都完了，失去的祝福不能再撿回。所以我再重覆說一遍，心靈如此深信不疑，頭腦裏已不可能有任何相反的思想，因此他看來是漆黑一團。

六、在試煉中的靈魂受的大苦，便是更深懷疑試煉是否會終結，自己是否會有一天離開試煉。無疑的，心靈保持著信望愛三種德行，但是他們感到失去了神；他們現時卻享受不到這些德行的支持和安慰。他們明顯地知道自己愛著神，不過，這個思想並不給予他安慰，因為看來似乎神不愛他們，自己也不配蒙受神的愛。相反的，正因自覺深陷困境不為神所恩寵，自身內大概存有使神唾棄、使神永遠遺棄的理由。

在這煉淨過程中的靈魂，自知愛著神，為神的榮耀，縱使千百次捨棄性命也在所不惜。這個心境是很真切的，在考驗中的心靈真摯地愛著神，並愛神的事實不僅沒使他安慰，反而增加其憂傷。他對神存著如此的愛，他唯一的憂慮是要愛祂，他看見自己是個可憐蟲，無法想像神對他的愛，無法想像神有甚麼理由可以愛他。他在自己裏面只發現許多使神和一切受造之物永遠厭惡的理由，他的苦痛正是看見在自己裏面，有著許多被他所全心渴愛的神丟棄的理由。

第八章 靈魂在此處境中遭受的考驗和痛苦

一、還有一件折磨心靈，使他陷於深沉苦悶的事，當感官和情愛被這黑夜籠罩時，心靈無法像以往般高舉心靈朝向神，也不能向祂祈禱（哀三44），他彷彿感覺有一層烏雲夾在神與他之間，有如耶利米所感祈禱無法通達於神：「祂用鑿過的石頭，擋住我的道；祂使我的路彎曲。」（哀三9）真的，這不是心靈與神相交的時候，不如三緘其口，等候時機看看有何希望，

忍受這煉淨的考驗。神正在心靈裏工作，因此心靈無計可施，他不能祈禱或是無法專心參與讀經，更不能從事世俗事物。此外，有時他出神得甚麼都不記得，久了以後將不知自己做了甚麼，或想了甚麼，也不知正在做甚麼或將做甚麼，雖然奮勉，還是無法專心於他所做的事。

二、在此境況的心靈，不僅理智受蒙蔽，意志也變為不堅定，同時也喪失了記憶與知識，這一切都被掃除了，實現了大衛所描述的：「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詩七十三22）這無知指的是：沉浸在瞻仰中的心靈，由於心裏收斂而造成的虛脫和健忘。因為，為使靈魂的一切官能與神聖之愛合一，那些官能首先必須全被瞻仰的黯淡之光籠罩，接著，心靈必須放下對受造之物的一切情愛和知識。按照瞻仰的強度，這個煉淨工夫持續之長短，各有不同。為這緣故，徹照靈魂的光越純潔，它也越使心靈感到黑暗，越剝奪個別事物的情愛，和本性與屬靈的知識。同樣，照射心靈的光若不純淨，則黑暗也比較輕微，在心靈上發生的剝奪作用也較微弱。幾乎使人難於相信，超越的神光越純淨明徹，在心靈上越產生黑暗作用；神光越少，產生的黑暗作用也越弱。如果我們記得哲學家告訴我們的話，便能了然；超天然事物，自己越明顯，我們對它的理解力也必然更顯得黑暗費解。

三、為使我們清楚理解，我們在此用普通光線的照射來比喻。一道光線從窗戶照射進來，空氣越純潔越少纖塵，看起來也越不明顯。相反的，空氣中微粒細塵越多，眼睛越看得清楚。這現象指出光線本身不是我們能看見的，看見的只是被它照明的東西，我們只看見光線周圍由於反映作用所呈示的東西；沒有這種反射，人便看不見甚麼；因此，如果那道光線，從東端窗戶進入，經過屋子，從西端的窗戶過去，如果碰不到空氣中會反射的細粒，屋裏就不會比先前顯得更光亮，也不會有光呈現。相反的，如果人仔細看，太陽光經過的地方反而更陰暗，因為它反使別的東西原有的光彩遜色，而光線本身因沒有碰到可以反映它的東西，便不被覺察。這正像瞻仰的屬神之光在心靈上所發生的情況一樣。

四、瞻仰的神之光透照心靈時，它超越本性的能力，使靈魂進入黑暗中，它剝奪那從理智之光而來的一切天然的知識和感情，它不僅使靈魂進入黑暗，還剝奪官能的本然或超自然的能力。讓靈魂停留在無有與黑暗中，接受煉淨與神聖之光的透照。靈魂毫不懷疑地以為自己真在黑暗中。這便是我們方才說過的，太陽的光線如果純潔而沒有任何可以反映光的東西，我們便看不見光。當透照靈魂的神聖之光，碰到一件會反映它的東西——即人的心靈——便有一點使人足以略微明白的靈修的完全之程度，或遇到該判斷真偽

時，心靈立即會看出，也比進入黑暗前更清楚明白這情況。同樣，他享有的神聖之光也幫助他認出自己的短處。

五、這就如我們所說的光線，我們不明白它通過窗戶，雖然它自己是看不見的，但是如果伸入一隻手或托出任何一件東西，我們立刻看見手或那東西，同時也認出有太陽光。這神聖之光極純淨，它具有一個普遍性：不受任何本性或屬靈個別事物的牽連和限制，使靈魂的官能超越一切知識，使心靈極度冷靜，深入地瞭解本性和屬靈的任何事物。這就是使徒保羅說的：「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二10）聖靈便是透過這種深奧，而又簡明的智慧。智慧篇說：「它純潔智慧透視萬有。」（智十六24）那就是說：它不限制於任何個別的知識和情愛對象，心靈一旦煉淨了一切個別知識和情愛，便具有這個特點：他對個別事物不感興趣，也不想認識，他住在無有黑暗中，能透視一切，奇妙地印證了保羅所說的話：「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林後六10）這便是靈裏貧窮者的恩典。

第九章 心靈的黑夜照亮靈魂

一、現在我們要指出，這個使人蒙福的瞻仰之黑夜怎樣使心靈產生黑暗，卻也使他看清一切。它使心靈謙卑，剝奪一切，因惟有此法能提拔他。雖然它剝去他天然情感對一切事物的依戀，使他一無所有，那是要使他神移默化，能夠嘗到本性與超越事物的一切樂趣，使他在一切事上感到心靈自由和聖潔，使他能享受一切的事物。為能和天然界錯綜複雜的一切共融和諧，請看世上的元素，它們是無色、無嗅、無味，便能配調成各種滋味、香味和色澤。心靈也是如此，他該是單純，剝去天然本性的情感——不論是偶發性的或是習慣性的，能夠自由完整地與神的智慧相合，品嚐一切事物的甘美。靈魂未經煉淨，必然不能嘗到這種豐富屬靈的甘甜。只要情感依戀一件個別事物——偶然或習慣如此，便足以攔阻靈魂經歷充滿一切超脫的屬靈的甜蜜。

二、試看以色列子民，只因為他們心存牽掛，便捨不得放棄他們在埃及吃慣了的肉和食物（出十六3）；所以不能欣賞曠野中從天降下的嗎哪。按智慧篇的說法，它含有隨各人心中所欲的各式各樣美味（智十六21）。心靈狀況也是如此，如果他還牽掛著任何事物——不論是當前或經常牽掛著——一件個別的局限的事物，他便不能享有意志所願靈裏的自由。理由是純全靈裏的愛所念慮和感受的是屬靈的，與天然本性的截然不同。它們遠遠超過本性，為能實際或經常享有這些，必須除去其他方式的天然愛慕，否則，二者相互排斥，不能共存於一個體裏。

因此，對那要達到成聖的靈魂，瞻仰的黑夜必須先摧毀除去他的不完全，隨後讓他們留在黑暗、乾枯、孤獨和無有中。由於靈魂要接受的光，超越本

性理智，顯然是不能領受、極高貴的屬靈之光。這就是即將聯合於此光，引向屬靈的完全的靈，其理智先該受煉淨，成為靈裏貧窮的原由；這也正是他為甚麼要憑黑暗的瞻仰進入心靈黑夜的理由。

為完全除去經年累月養成的、憑自己天然的方式認識事物的習慣，而代以憑神之光所啟發的方式，靈魂應在黑暗中停留多久，就該停留多久；原先的理解力是一種天然本能需求理解的力量，不可理喻的黑暗，給予它的痛苦是極其銳厲可怖。黑暗彷彿觸及心靈的實質，也使它彷彿成了黑暗的實體。

三、在與主合一中所給予的愛是屬靈的，因此是極精微、細緻且奧秘的。它超出不完全的意志、天然傾向的情感，因此，如果願意嘗到與神聯合的超天然的神聖之愛的甘甜，首先天然的飢渴必須完全煉淨，並剝除一切的情感、愛慕，他該安心留在乾枯與憂苦中，讓那渴望天上人間事物的本性情愛完全除去。一旦心靈經過煉淨，瞻仰的黑暗驅散各種邪惡，就如多比亞是放在火炭上焚燒的魚的內臟（多比亞傳八2）。使靈魂變得清純，不受一切攔阻；辨識能力更健全，更能夠品嚐神聖之愛，因而得著成聖和屬靈。

四、經過黑夜如此整頓的靈魂，為與神聖之愛合一，還缺甚麼呢？他應當裝飾得華麗美奐，對神一往情深；因為神自己滿有的美好甘甜，對本身軟弱汙穢的靈魂來說：本是無法享有的。以賽亞說：「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曾耳聞、未曾眼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祂的人行事。」（賽六十四4；林前二9）所以靈魂必須首先剝去一切，達到靈裏貧窮之境，煉淨各種牽掛、各種安慰，放下對天上和人間事物的本性感。這樣，一切空虛了以後，靈魂真正剝去了「舊人」，甚至成為靈裏貧窮的人。如此「靈裏貧窮」才能度過黑夜給他準備好的蒙福的新生活，這時才開始進入與神合一的境界。

五、除此以外，靈魂對天上人間的一切，才能得著一種廣泛敏感的情感和鑒賞能力；那不是一種天然、屬世的情感，也不是天然的鑒賞能力，因為正如從聖靈來的光照和恩典，超越感官的知識，屬靈的知識也勝於人的本能。鑒賞能力和與主聯合階段的靈，其辨認能力也遠遠勝過以往的一切。因此，這階段的心靈，該受煉淨，脫離本性屬世的悟性，煉淨悟性的瞻仰，於是才把心靈投入深愁大苦中。就記憶而言，它將和先前使他舒適、安息的一切分隔；他心裏發生一種新的情緒和狀況，使他感到自己有如一個朝聖旅客，對一切事物保持著陌生的距離；這時，他感到人世上的一切和他以前所想的完全不同。黑夜怎樣逐漸用完全屬靈的心情去替代世俗的辨認方法，吸引心靈進入屬靈的境界。這種認識方式如此超越人世的方式，自覺彷彿失落了自己。有時他會自問自己是否著了迷、中了邪，他對所見所聞感到美妙，彷彿

一切都新奇，雖然那些事和以往一模一樣。理由是他自己逐漸對這些事遠離了通常的感受方式：先前的方式已被無有而屬靈化，他是憑那處理來世事物的方式，去處理現世事物了。

六、靈魂在神的影響下，為著屬神的新生活，忍受的憂苦和煉淨，可比作生產之痛，正如以賽亞說的：「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阿！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賽二十六17）

因著瞻仰黑夜，靈魂才能享有聖經所說的裏面更深的寧靜和平安，因此他必須捨棄先前那瑕疵叢生的、虛偽的平安。先前認為是平安，只因它迎合靈魂的興趣，讓靈魂滯留在感官和理解中，但是，我再說：事實上那種平安並不完全。靈魂必須受煉淨，跟這樣的平安分離。我們列舉的耶利米哀歌就表示他在黑夜磨煉中的感受：「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好處。」（哀三17）

七、靈魂所受的煉淨是非常痛苦的，他心裏經歷著恐懼，想像和爭戰的紛亂。他看見、感受到自己的可憐，使他深恐自己已經不可救藥，幸福已經一去不返。如果靈魂還有一點氣力的話，口舌便會呻吟，淚流滿面發洩其痛苦，但這種種很少能減輕心靈的痛苦。大衛經歷過這樣的考驗，在詩篇上有更好的表達：「我被壓傷，身體疲倦；因心裏不安，我就唉哼。」（詩三十八8）這呻吟表達一種更深的痛苦；靈魂回憶所受的厲害困苦，有如被憂苦重壓，不知何以表達。聖徒約伯在類似經歷中的哀訴或許更為貼切：「我唉哼的聲音湧出如水。」（伯三24）正如山洪暴發氾濫，淹沒村落。同樣，靈魂有時也被困苦洪水所淹沒，所遭遇之苦，非筆墨足以形容。

八、黑夜擋住靈魂，不讓他看見白日來臨的希望。如同約伯所說：「夜間我裏面的骨頭刺我，疼痛不止，好像齧我。」（伯三十17）這是說痛苦刺透我的心，不斷撕裂靈魂，使靈魂感到疑懼與折磨，不容有絲毫安培息。

九、心靈經歷的這場爭戰厲害萬分，因為它使心靈盼望的平安是極深的；屬靈的苦深入透徹，因為藉以得著的愛非常高深、非常純潔。藝術著作若要無瑕可指，光輝奪目，必須經過細心琢磨，有如堅固的華廈必須打好地基一樣。因此約伯說：「現在我心極其悲傷；困苦的日子將我抓住。」（伯三十16）因為靈魂已蒙召經歷那黑夜，正是為煉淨以達到完全的境界。他也蒙召得著靈魂的新恩賜、新品德，為能享受這些非凡的祝福。為這緣故，目前必須經過普泛地剝奪不適用於未來祝福的一切。靈魂理該經歷自己是遠離了祝福，他自己是無法抵達，一切祝福在他都已沒有希望。這是耶利米先知所說的：「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好處。」（哀三17）

十、現在讓我們說明一個難題：這個瞻仰之光，憑著它才能與神聯合，在它裏面才能得著完全境界的各種恩惠，照理該是無限甘甜的，但為甚麼，當它照透靈魂時，首先發生的效果都是如此艱澀難當呢？

十一、這不難用前面說過的話回答，不是瞻仰或傾注的屬神恩惠所造成之痛苦，相反的，它給心靈帶來許多不久就會嘗到的甘美；痛苦的原因是靈魂還是那麼軟弱，沒有接受如此恩惠的良好準備。因此，靈魂接受這神聖之光時，才感受到那些痛苦。

第十章 用比擬說明煉淨過程

一、前面所說和接下去要說明的，是神聖之光怎樣煉淨心靈，使它充滿純愛的新知識，能純潔和完全地與神聯合，我們不妨用火怎樣使木柴轉化成火的比擬來說明。當火開始接近木柴時，先使木柴乾燥起來，逼去潮氣，使它漸漸變得黝黑難看，冒出臭味；使隱藏在裏面不易著火的雜質煉去，最後外層開始著火燃燒，隨著內部溫度增高，整塊木柴才能和火一般的通紅發光。這時，木柴已不具木柴原有的性能，只是重量比火大一點，它已有火的性能，乾燥的足以使別的東西乾燥，熱的足以燒熱別的東西；它發光，通照四周，它比先前輕的多，因為火已把它的性能傳遞給木柴了。

二、同樣地，瞻仰引發的神聖之愛，對靈魂也是如此，神聖之愛在與靈魂合一以前，先煉去一切雜汗，使他顯得烏黑，使他看來比先前更醜陋難看。那是因為神聖之火的能力逼出了深隱在靈魂裏根深柢固，卻不自覺的毛病和缺點。過去沒料到自己裏面有這麼多的邪惡，如今醜態畢露，必須把它們驅除摧毀了。在瞻仰的黯淡之光中，靈魂看清了自己而且十分清楚，靈魂在神面前並不因此比以前更壞。只是，如今靈魂看清自己內在以前所不曾發現的。因此他便確認自己不僅在神前是不值一文，更理當受神憎惡，事實上它已被神憎惡。這個例子幫助我們瞭解許多正在討論或即將討論的事。

三、第一，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要與靈魂聯合，而使他融化的神聖之愛火和智慧，和先前煉淨準備靈魂的火原是同一的神聖之愛，有如化木柴為火的火，和先前的火是相同的。

四、第二，我們可以看見，靈魂經歷的苦楚並不來自神的智慧。因為智慧篇上說：一切美善是跟隨智慧，一同來到心靈（智七11）。這是來自靈魂自己的不純與軟弱，假若不受煉淨，他是不配接受神聖之光或品嚐到其中的甘美。有如木柴剛接觸到火時，不可能立刻產生火，必須漸漸改變，這是心靈為甚麼如此受苦的緣由。德訓篇的作者向我們印證，述說他達到智慧的經歷：「為尋求她，我心腸肺腑不安寧；我現在得著了她，如獲至寶。」（德五十一29）

五、第三，我們可以順便約略覺察陰間靈魂所受的苦楚，靈魂假如沒有過失，縱使火要接觸了他們，火也毫無作用；因為過錯才是引起著火的東西，一旦煉淨，火的煎熬也就止息。對於靈魂也是如此；毛病一旦煉淨，心靈便停止受苦而能接受祝福。

六、第四，木柴燃燒的快速或遲緩，要看它是否易於著火。同樣，隨著剝去汙穢的程度，心靈也越來越灼熱著聖潔的愛。不錯，這神聖之愛的點燃，並不是常能覺察到的。心靈只在瞻仰的參透力軟弱時，才能斷斷續續感受到它。那時他可以看見自己心靈裏正在進行的工作，經人指出倒也感覺快樂。這時，好像折磨他的手放鬆了，鐵塊從火窖中取了出來，看看煉淨達到何種程度；那時靈魂才能看見在磨練中所看不見的好處。因此，從火停止燃燒木柴時，才能覺察煉淨到了甚麼程度。

七、第五，從這火的比擬中我們還可歸納，當靈魂經歷安慰以後，該等候進入更強烈、更艱深的痛苦。因為當外在缺失被煉淨，進步顯露時，愛火會回頭再來灼傷他，這次是要煉淨他的心靈了。煉淨工作既是針對更艱深、更紮根於心靈深處的毛病，因此靈魂所受的苦也更深入刺骨。有如火越深入木柴，幫助也越猛烈，終於能把它化成火一樣。

八、第六，這裏，我們也可以瞭解為甚麼靈魂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的美善，渾身是罪孽。他在這段煉淨中感到的，只是苦楚。正如焚燒中的木柴，連吹來的冷風都加強火勢，加速焚毀的力量。不過，靈魂在經歷另一次鬆弛情況後，他的喜悅也更深入，因為煉淨已更深入了。

九、第七，靈魂在這些間歇時間裏，感受到更深的喜悅，甚至有時會想像一切折磨就此一去不返。但是，很快他會知道這些折磨還是捲土重來，因為他發覺惡性還在那裏，它時常顯現露面，使他無法嘗到完滿的喜悅。罪惡之根的確威脅著心靈，使他再受衝擊，既然如此，它不久還會再顯露的。總而言之，靈魂最深處，那應當受煉淨和光照的部分，不可能完全躲過已受煉淨者的視線。這和受過焚燒的木柴的外層，和那尚未著火的裏層，顯然有所分別。所以，不必驚奇，當靈魂深處的煉淨工作開始時，心靈又想像自己的一切美善都付之東流，不可收拾；原因是靈魂更深沉浸在裏面的痛苦中，一切外在的美善由他看來都是蔽而不顯的。

十、用這比擬，讓讀者瞭解了第一詩句，那就是黑夜和它恐怖的特點後，該是放下這個使人難受的課題，而開始討論熱淚澆灌而生出果子的時候了，這便是心靈在此情此境中唱出的第二詩句：「心腸點燃著愛火。」

第十一章 開始闡述第二詩節的涵意：嚴厲的考驗結出熱愛神的果子

一、這行詩句描繪神聖之愛火有如火焚燒木柴一樣地燃燒靈魂；它在靈魂裏點燃起痛苦不堪的瞻仰之夜。這愛火的感官部分有點像火對木柴。不過，就別方面而言，也不盡相同，有如靈魂與肉身或靈性部分和感官部分不同一樣。神聖之愛火是在心靈中焚燒，受黑夜的憂傷壓抑著，靈魂感覺自己受了神聖之愛的銳利創傷；他有著神親臨的想像和感受，卻無法瞭解任何個別的事，因為，一如我們說過的，悟性被困在黑暗中。

二、靈魂知道自己的心靈深陷於愛中，因為這心靈的焚燒產生了狂熱之愛。由於這種愛是「貫注的」，它的影響是被動而主動的，因此它在心靈上產生的是強烈的狂熱之愛。這愛已具有某種程度的與主合一之情形，也分享了某些神的特質——當然和靈魂相適應——而非完全呈現靈魂自己的特質，靈魂只是予以同意而已。至於那愛的熱度、強度、氣質和狂熱——或靈魂在詩句中所稱的火燄——完全出自那引著靈魂與祂更深一步合一的神的神聖之愛。靈魂越克制馴服食慾，不讓它享受神和世上一切快樂，愛的創傷也越深，與神合一的能力和準備也越完全。

三、在黑暗的煉淨過程中奇妙地完成的，就是這點。因為神給靈魂剝奪了一切興趣，使他專心一意朝向神，對以往所愛的不能再有所嚮往。神使他脫離一切，專心於對神的追求，是堅固靈魂，使那藉著煉淨，已給予靈魂的與主相契之心情更為堅強；這要求靈魂全心全力的愛，不可把情愛分散在其他對象上，大衛願意接受這個堅強的愛情，對神說：「我的力量阿！我必仰望你。」（詩五十九9）那就是說：我不願讓我的能力，欲求和意願在你以外從事任何或追求其他滿足。

四、從前面所講述的，我們可以約略知道：神怎樣使靈魂集中一切的力量與渴慕，增強心靈對神的熱愛；祂願人一切的力量都融化於愛中，實現十誡中的第一條，而刻意呼召的人，參予這神聖之愛的誡命：「你要全心、全靈、全力愛你的神。」

五、當靈魂的一切官能和力量都集中於這熱愛，整個靈魂已被愛情擊傷時，就是當一切官能已被強烈愛情灼燒，卻尚未達到佔有、未達到享受，而仍在黑暗和不穩中時，他的動心和意向究竟是怎樣？這是我要追問的。不容懷疑，心靈的飢渴有增無減。有如大衛描繪的飢餓如狂吠的狗：他們繞著城池團團轉，若不得飽食，便狂吠不已（詩五十九15-16）。神聖之愛的火已乾燥了心靈，焚燒著的官能渴求暢飲，靈魂千方百計向神表示他的渴願與熱情。大衛說：「神阿！……我渴想祢，我的心切慕祢。」（詩六十三1）就指此情境。另一譯文譯為：「我的靈魂渴慕祢，我的靈魂為祢死去。」也即詩句所謂的：「心腸點燃著愛火。」

六、靈魂在思想、行為和一切遭遇中，確實千方百計的在愛慕神，他的熱切盼望時時處處都受到折磨，終不得安寧；他心裏憂傷，受愛情焚燒而受傷；正如約伯說的：有如奴工切望蔭涼，傭工期待工資；同樣，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歲月，接受為我註定的苦痛長夜。我臥下時說：直到天亮？我起身時又說：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反來覆去，直到天亮（伯七2-4另譯）。心靈被擠在窄縫中，不知何處可自容；心願超乎天地，卻充滿黑暗的苦悶，如同約伯所說的，那是一種毫無安慰的憂苦，毫無光明或屬靈幫助的創痛。受愛火灼燒的靈魂最苦的緣由有二：首先是疑懼，其次是焚燒他的神聖之愛，不斷奇妙地以新的創傷刺激他、追逼著他。以賽亞說得很好：「我裏面的靈切切尋求祢。」（賽二十六9）這是從黑夜而來的第一種痛苦。

七、但是約伯接著說：「我的靈，從清晨便尋找著你。」這是指第二種痛苦——愛的熱望和焦慮折磨心靈。不過，在這些愛的黑夜造成的苦楚中，靈魂意識到有一個愛他者同在，有一股力量陪伴著他、支持著他。因此，當那使他憂苦的黑暗停止時，通常他便感受孤寂，軟弱無力，理由是當他受黑暗的愛火點燃時，靈魂的毅力跟著被提高；愛火停止焚燒靈魂，黑暗和愛的熱能也隨著消失。

第十二章 可怕的黑夜，是心靈的牢獄

一、前面所述使我瞭解，這黑夜的愛火一方面煉淨靈魂，另一方面漸漸照亮心靈。我們也從這裏看見，有如在來世有一種煉淨心靈的黑暗的物質的火，在現世也有一種屬靈的黑暗的愛火，磨練靈魂使他煉淨。兩者的分別，在陰間焚燒的是審判之火，而在世上煉淨光照的就是愛。大衛向神禱告說：「神阿！求祢為我造一個清潔的心。」（詩五十一10）所求的無非是那種心靈的純潔，無非就是神聖的恩典和愛。因此，主耶穌稱清心——心地純潔——的人為有福，那是因為他們滿存著愛，也只有愛的人真才有福。

二、我們說靈魂被神的智慧的愛照明而得純潔，原因是奧秘的智慧與愛是同時賦予，被灌注的是愛本身。耶利米指證說：「祂從高天使火進入我的骨頭，剋制了我。」（哀一13）大衛說神的智慧猶如經火煉成的純銀（詩十一7），那是說智慧由愛火陶煉而成。因為黑暗的瞻仰同時把愛與智慧灌注於靈魂。每一靈魂的愚昧，按照他接受的程度和需要，受到愛的照明和煉淨。正如智慧者陳述他的經歷說：「他照亮了我的愚昧。」

三、從這兒可以下一結論，神以同一智慧之光照亮煉淨靈魂，有如祂教訓了天使的愚昧。智慧來自神，由至高的天使遞傳下來，最後才遞傳予人，啟示光照他們的愚昧。（註：這說詞是古代學人的臆測，我們不必泥古不化。）因此聖經上很正確地說：天使們一切作為和靈感，是神的作為，同時

也是天使們自己的作為。神似乎把祂的旨意傳給天使，天使們互相通報，有如日光透過一系列的窗戶，光雖透過所有的窗戶，但是按每一玻璃的透光程度，以及距離光源的遠近，透照光的強弱也有所不同。

四、由此可以推知，天使愈接近神，越受照明也越純潔，受到的光照也越完全；其次，離神愈遠的天使，受到的光照也越薄弱。至於人，他處於受瞻仰之光照明的最低一級上，那麼，他所受的光照也有神的安排。由於人的缺失與極限，而顯得艱苦。神聖之光光照天使，同時也使之飽嘗甘甜，因為天使是純靈，他們原是準備接受如此恩惠的。至於人，他虛弱無能，當神聖之光照他時，便把他投入黑夜裏，讓他飽受苦楚憂傷，有如太陽光刺痛有病的眼睛，光照他時，使他飽嘗憂苦卻也充滿愛情。這樣的煉淨要持續到神聖之愛之火把心靈煉淨到純潔無瑕，才能像天使一樣嘗到與神聖之愛合一的甘甜。關於這點，我們靠主的恩典，將在後面討論。在此，我們只論到靈魂在憂愁和痛苦中接受瞻仰和愛時應有的知識。

五、提起這愛的焚燒和憂愁和痛苦，我們該說靈魂並不常常感受；在煉淨剛開始時，神聖之愛之火的作用，似乎只在於預備心靈，而不是將心靈焚燒，是使他乾燥，隨著時間漸漸燒熱了心靈，靈魂因而經常感受到愛火的熱情和狂焰。這時，靈性即因黑夜而顯得更純潔，有時也會發生與神奧秘相交的現象；神聖之愛點燃意志時，也用光刺傷和照明悟性的天然能力，賦予某種豐滿，由天上屬神的知識，使意志受其激動而愛情滋生；靈魂雖一無所事，神聖之愛卻燃起了強烈火燄，以致靈魂更深看見，看見自己變成一團熱火。這就是大衛說的：「我的心在我裏面發熱；我默想的時候，火就燒起，我使用舌頭說話。」（詩三十九3）

六、愛使悟性和意志合一。所點燃的火，對靈魂而言是一個豐富和甘甜的資源。這是心靈的相通，也是靈魂所企求的愛中合一的開始；為這緣故，這樣高超地在愛中認識神，是在忍受了許多辛勞，完成煉淨以後才能達到的。不過，為達到一般靈魂的普通完全，如此完全的煉淨並非必要。

七、從前面闡述中，可知意志被動地接受神的恩惠時，意志可能受愛火而火熱，但悟性並不明徹，或是悟性明白，而意志卻不喜愛。因為瞻仰的黑夜是由神聖之光與神聖之愛組合而成，正如既光照也點燃的火一樣。愛的光有時直接擊傷意志，使它產生愛情，卻讓悟性停留在黑暗中而不受絲毫照明。有時，愛的神聖之光徹照悟性，使它獲有知識，讓意志留在乾枯之中。火的本性正是如此，它可以不發光而傳熱，也可以發光而不傳熱。這是神的作為，祂按著祂的心願施與恩惠。

第十三章 瞻仰的黑夜培育心靈產生奇妙果效

一、這一種的瞻仰，已使我們懂得：這個瞻仰的黑夜在心靈上產生的某些甘美的效果，因為，有時靈魂就被這些黑暗照亮，所謂「光照在黑暗裏」

（約一5）。悟性享受奇妙的甘甜，意志卻仍留在乾旱中，沒有熱情，只處於不可名言的甘馨的安寧與單純中，時而用這種方式，時而用另一方式接待神。

二、我們前面提過，有時悟性和意志同時被神聖之愛灼傷，愛火突然焚燃，既溫柔又猛烈。悟性與意志的聯合，有時因著悟性的煉淨，因而聯合得更為完全、更為高超。不過，要達到這種階段，通常是意志感覺被點燃在悟性之先。

三、這裏有一個疑難：悟性與意志既同時受煉淨，為甚麼在開始時，通常意志較悟性更感受到瞻仰之火的煉淨？原因是：瞻仰中灌注的愛並不直接灼傷意志，因為意志原是自由的；愛火擊傷，更正確地說是一種愛的熱情，而非自由意志的行動；愛火擊傷靈魂，是讓他受到激盪而發出熱情，因此假若稱之為意志自由作為的效果，不如稱它是被灌注的神聖之愛的效果。意志的行為，必須是自由的，不過，話得說過來，感情和狂熱也隨意志左右。我們不是常說：心中愛慕著某樣東西，意志必然也跟著去愛？一點不錯，意志就在任憑感情的猛力牽引時，被擄失去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愛的火點燃是在意志裏，愛點燃意志的趨向，稱作意志的自由行為，不如稱它被動的愛更為正確。

悟性的承受能力，限於被動地接受純知識，這對於未經煉淨的悟性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在靈魂煉淨以前，悟性通常不如愛容易受激盪。意志受愛之點燃，也不需像悟性那樣受煉淨，因為屬靈熱情的本身幫助意志，去感受愛的衝擊。

四、這裏所發生的愛火燃燒或愛的飢渴，乃是聖靈的作為，和我們討論感官的黑夜時所說的熱情迥然不同。無疑的，感官也有其行動，它也參予心靈的工作，不過這飢渴起源於靈魂的本身，也就是導源於心靈。心靈清楚感覺明白他所經歷的，和所渴望得來的美善，和感官所受的痛苦；雖然這些痛苦並不勝過第一種感官的黑夜，如今他看感官黑夜，簡直不算得甚麼；因為他察覺在他心中已缺少了一種不能替代的美善。

現在請注意！心靈之夜的開始，心靈並不覺得愛火點燃，由於愛火尚未採取行動，但是神就在那時給予心靈對神懷有一種極大的渴望，以致在這黑夜中，靈魂最難忍受失去神，想像被神棄絕的憂苦的考驗。

五、所以我們可以大膽說：黑夜開始時，靈魂便經歷愛的憂愁和痛苦；這愛有時是一種把神擺在第一位的愛，有時是使人裏面對神愛火燃燒的愛。不

過，靈魂在考驗中忍受最可怕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說的那個「不一定」，如果他可以說服自己，一切對自己並非喪失，事實上一切都是走向更美好的，神並未向他發怒；他並不在乎所受到的艱苦；相反地，他必會想這一切是為使神的榮耀而感到喜樂。靈魂這樣重視神的愛，雖然他並不知情，也沒有任何感受，但是他不單準備忍受一切苦痛，他最大的喜樂乃是為討神的喜悅，為著愛受千萬次的死。一旦有了焚毀一切的愛火，加上這個看重神超於一切的愛，靈魂便完全改觀、信心倍增，焦急著願為主工作；愛的熱情點燃了他，他已有了自信，任何攔阻都不再使他畏懼，任何人世觀點不能攔阻他；他陶醉在愛中，點燒著神聖之火；他不顧自己的所作所為，他甚至只要有機會便做出離奇古怪的事，為能與他心裏所熱愛的合而為一。

六、因此理由，按路加福音的記載（路七37）。有罪的女人不論自己的身分，不計較在法利賽人筵席上重要的座位；也不顧那時間是否適宜到席間放聲哭泣；她不想拖延一小時或等候其他機會；她的唯一心願是能把已被愛火擊傷而點燃的心向主表達出來：另有一次，在主耶穌埋葬後，她明明知道主的身體躺在墳裏，墳墓的入口有一塊大石封著，守卒正防著不讓門徒們搬去屍體，這種種攔阻擋不住她在黎明以前帶著香料，去墳墓給屍體抹油（約二十一、15）。

七、在愛心如醉如夢中，馬利亞問那個她以為是園丁的人，是不是他把屍身搬走了，安放在那裏，好讓自己把它搬回來。她並不想像，這樣的問題是多麼糊塗與不聰明。很顯然，如果園丁搬走了身體，當然不會告訴她，更不會讓她搬回來的。愛心強烈時，便有這個特點：她以為一切都可能，她想像別人與她一樣；她不相信別人會焦慮別的事，或追尋著跟她所追尋的事物不一樣。因此，雅歌說新娘走遍街市和村落，去追尋新郎，以為大家都在追尋他，她哀求他們，如果碰到他，請轉告他，她是怎樣苦戀著他（歌五8）。馬利亞是如此強烈地熱愛著耶穌，假如園丁告訴她主的身體藏在哪裏，不管有無禁令，她還是要去把祂搬回來的。

八、漸漸進入心靈煉淨階段的靈魂，他所感受的愛的焦慮有一個特性：從黑夜裏起身——在煉淨的黑暗中，憑意志的愛情，像一頭母獅或母熊焦急著去尋找那被偷走而遍尋不得的幼獸；被神聖之愛擊傷的靈魂，也這樣追尋著他心愛的神。因靈魂沉浸在黑暗裏，他自覺已與神分離，其實他愛神是愛得非常之深，愛到沒有忍耐去長期等候，否則乾脆償其所願，一死了之。切望兒子的拉結的經歷可為具體的印證；她對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創三十一）

九、這裏該驚奇：在煉淨黑暗中的靈魂，自覺可憐不堪、不配與神相交，卻相當貪婪的企望著與神聯合。理由是神的愛將不斷輸入新的力量，使靈魂踏實地去愛神；愛的特質是傾向實際合一，不分彼此，愛與被愛者，在愛的美好中聯合得分不開時，才能達到完全之境。因此，尚未達到純愛之境的靈魂，因達不到合一，便飢餓渴望能達到聯合的心願，愛的力量既已傳達到意志，意志激起了熱情，於是意志變得大膽而自信，雖然悟性在黑暗無光中自覺可憐不堪。

十、我願在此說明，神聖之光既是光照靈魂的，在它照射之初，為甚麼不像以後一樣的照亮心靈，卻相反地產生黑暗和憂苦；這點我們已說了一句，但是應當仔細討論它。心靈受到神聖之光照射時所感到的黑暗和別的苦楚，並非從神聖之光而來，卻是從靈魂而來，神聖之光使靈魂發現它們而已；所以靈魂在神聖之光下被照明了，首先看見的只是最貼近靈魂的事物。我更好說，因神的仁慈，看見了自己裏面的黑暗和可憐。這些是沒有超然之光的照射所看不見的。這是開始時刻，心靈只看見黑暗和憂苦的理由。不過，一旦靈魂因著認識自己的可憐和煉淨，心靈的視線便能瞻視神聖之光中所顯露的美好；當一切黑暗和瑕疵都從心靈驅除時，靈魂才能明白在這有福的瞻仰之黑夜中，他得著了多大的益處與財寶。

十一、照前面所說的，可以瞭解：神用強烈的考驗煉淨心靈，用酸苦的磨難治療靈魂，正是神寬待靈魂的例子。感官和屬靈部分那些沾染和不完整的習慣，不論屬於現世的或屬天然的，或是屬靈感受的，都被煉淨而煉淨。因此緣故，祂讓靈魂的內在官能處在黑暗中，剝奪其一切；祂使靈魂經歷和感受思想的乾枯無味，祂削弱靈魂對任何事物的天然力量，使靈魂得著無法靠自己爭取的一些效果。總而言之，神使靈魂漸漸脫離那不是神自己的一切，祂在不知不覺中替靈魂剝去了舊衣，換上新衣。這樣，靈魂便像鷹一般，維持生命的更新。因為，正如保羅說的：「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24）

這個轉變，便是悟性受超然之光的照明，而聯於神，成為屬神的。另一方面，意志受愛火的點燃而變成屬神的，以後它只以屬神的方式去愛，與神的旨意與神聖之愛合而為一。記憶也是如此，情緒和期望也都因神的安排而變化，這才能與神相配；今後靈魂已真正屬於神，說他是屬世的，不如說他是屬神的更為貼切了。我們在此敘述的一切轉變，是神用黑夜為媒介，使之成全在靈魂裏面，祂奇妙地照亮靈魂，點燃它，使它只願享有唯一的神，此外他一無所求。心靈於是唱出第三節詩句：

矯裝出走，爬登幽梯，

何幸逢此有福！
我隱在黑暗裏，
心宅裏一片安寧。

第十四章 再解釋第一詩節

一、心靈用這詩句表達其有福的遭遇。這是一個隱喻。靈魂在深夜漆黑中，走出她的住所，要好好地去完成一個計劃，屋裏的人們都在熟睡，沒有一人能攔阻她開溜。由於這心靈非常堅毅，要去完成一件如此不平凡的事：與她的愛侶聯合；愛的伴侶孤伶伶在屋子外邊，因此，她悄悄走出了屋宇，渴願單獨和他相逢，心中如此思想說：「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親奶的兄弟；我在外頭遇見你，就與你親嘴。」（歌八1）熱戀中的心靈，為達成心願，必須是屋裏的人都在安息的夜間溜出屋宇。屬世的勞動和騷動，有如隱喻中的家僕，都在黑夜中安靜下來了。她躲著他們，因為這些家人常常幹擾她，使她放下追尋的事，無法自由行動。福音書上主耶穌說：「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太十36）就是指著這點。

為避免他們攔阻心靈，達到與神聯合的超然的恩惠，必須使一切勞動與活動在黑夜中酣睡，否則，在操作與騷擾中，靈魂便無法實現其計劃。天然本性的活動和騷擾，不但不能幫助靈魂，還阻擾靈魂，使他不能接受與主合一的屬靈恩典。憑著天然的本領，靈魂絕對無能得著於神親自給靈魂那些安靜、隱藏、動態、灌注的種種恩惠。要接受這種澆灌，一切官能必須寧靜下來，保持被動，不使卑下的活動和傾向混雜其間。

（注：保持被動是不好的，是危險的。據有經歷的人講，邪靈可乘虛而入。）

二、神在這黑夜裏，使屋內的所有人物，使屬靈與感官部分的一切官能、熱情、牽掛、和貪戀都進入酣睡，這為心靈是一種有福的遭遇。因此，他可以悄悄不被看見的溜走，那是說：不受在黑暗中睡著的一切官能，憑著天然的、低級的認知和感受方式，擋住靈魂的去路：它們如果不睡著，必定攔阻靈魂，不會讓他從自己和情慾的屋宇裏溜走的。現在，靈魂已能達到純愛與神聯合了。

三、阿！多有福的心靈，終於脫離了情慾的屋宇！以我之見，除非心靈親自經歷這有福的經歷，否則無法有個正確概念。心靈如今清楚看見以往悽慘地活在奴役中，受情慾貪慾牽制的可憐。如今他認識屬靈的生命才是真生命，它帶給人的豐富無法估計。我們在發揮其他詩句中也將指出幾點，使我們很明顯地看見：從這恐怖的黑夜裏被救拔出來的心靈，遭遇的是多大祝福。

第十五章 解釋第二詩節

圍著黑暗，安全萬分，
矯裝出走，爬登幽梯，
何幸逢此有福！
我隱在黑暗裏，
心宅裏一片安寧。

一、在這一節詩裏，心靈還是唱出黑夜的特點，反覆歌頌黑夜的寶貴恩賜，它一一道出，對一個未經明說問題的解答。它指出在這黑夜裏靈魂經歷種種的折磨、憂苦、疑惑和恐懼，卻不因此遭遇失喪的危機。相反的，這黑夜反使靈魂獲益更多；靈魂巧妙地從攔阻它前進的仇敵中被釋放了出來。

二、藉著夜的黑暗，靈魂披上三色矯裝衣服，這點容後詳說。接著，經由極隱秘的不被家人熟悉的梯子——信心的梯子，心靈開溜了。他開溜得如此機密，所以極為安全，這也是其偉大成功的地方。計劃完成的訣竅，在於煉淨之夜早已使貪慾和靈魂的情慾麻痺致死而熄滅了；否則；牠們不會讓靈魂逃出他們的網羅的。

這便是詩句所說：「圍著黑暗，……一片安寧。」

第十六章 心靈在黑夜裏，穩步前進

一、我們已說過，心靈所遭遇的黑暗是指心靈和感官的一切功能和貪慾，在靈魂的黑夜中都失去其本性的光明，它們必須經過清理才配接受超然的光照。感官和心靈的貪慾受到麻醉和削弱，竟致嘗不到天上或人間的任何興趣。靈魂的情愛，受到約束和攔阻，任何支持都已不能左右靈魂；想像已被捆綁了起來，不會作任何適宜思考；記憶消失；理智渾渾噩噩；意志也留在乾枯困境中；一切力量都被除去，毫無效用；尤其有朵厚重的烏雲密罩著靈魂，彷彿遠離神的憂苦困擾著他。但是心靈卻述說：心靈在黑暗裏穩步前進。

二、理由非常明顯。因為當靈魂隨從肉體情慾或興趣，憑推理、知識或感情時，通常難免受情緒的變動或幻覺的影響。過猶不及，均不得其宜；一旦這些操作或活動中止，靈魂倒脫去了迷失的危機。它不僅不受自己牽制，世界和魔鬼也拿它沒辦法，因為感情的活動靜止後，那些仇敵就無法向靈魂挑戰。

三、可見，對一個黑夜中的靈魂，愈除去天然的操作，進步愈完全。先知何西亞說：「以色列阿！你與我反對，就是反對幫助你的，自取敗壞。」

（何十三9）意思乃是：憑你自己低劣的操作能力與感官偏差的趨向，只會陷你於喪亡。一旦靈魂的毛病被糾正，來自與主合一的恩典，便很快將官能

改變得宛如天使一樣純潔。此外，在黑暗持續時，如果靈魂注意的話，他可以看見自己很少讓自己的官能去接觸和享受無用或危險的事物，他受到保護，躲過了虛榮、驕傲、過於自信、虛假喜樂和其他的許多毛病。總而言之，在黑夜中行走的靈魂，並不走喪失之子的路，相反的，是走在操練德行以至完全的道上。

四、但這裏立刻產生一個問題：既然這些超然的事物對靈魂是恩典之源，吸引靈魂，使他進入安全，為甚麼被引入這黑暗中的人，憑意識和官能卻看不見這些美好，更不知如何享受，或像別的財富一樣，多少能以領會呢？我的回答是：當人還是不潔低賤，以屬地的情慾享受屬地的事物時，對超自然的任何活動毫無興趣，乃是最正常的，即使嘗到或分享到某些屬神的超然事情，靈魂也僅能按某極低下，完全天然本性的情況去參與。

正如哲學家說的「東西是按著接納者的容量大小而定的」。天然的力量既無接納和辨識品嚐超然的事物，是因為缺乏適當純潔、毅力和容量。換句話說：天然的本能不會用屬神的方式去接受超自然的事物，那就只有憑屬人的低賤方式了，因此看見屬神的事物便感覺有如面臨黑夜。一旦斷絕了人間安慰，煉淨了瑕疵，自己變為心靈貧窮時，便除去了人間的低級操作方式，靈魂才有了接納的態度、感受，和辨識屬神事物的良好準備，並能用更高更完全的方式去應對，這些良好準備，在「舊人」不先死去以前，是無法實現的。

五、屬靈的一切，都從上頭來。神通過人的自由抉擇和意志傳遞光，其目的是要人與神相交，但憑人的興趣和能力是無法達到，也無法嘗到神的甘甜，人靠著自己能力絕無法達到以屬神或屬靈方式來接觸神；只是用屬人的天然方式，就只能像體驗其他受造東西一樣。一切美好並非由人傳給神，乃是由神傳達給人的。

關於這點，如果機會適宜，我們本來可以指出，有許多人極樂意在屬靈操練上，順著天然、興趣和感情，作些自己高興的活動，還幻想自己做著超自然屬神的事。實際上，或許只為著天然的興趣與人情；既然心靈在任何事上都帶著這種心境，所以在處理好事時，也僅順著官能的天然趨勢去追求其目標。

六、如果下面有機會，我們將再予討論。我們將指出若干訊號，藉以鑒別何種心靈活動或外在作為，在他與神相交上只是天然活動，或只是純屬靈活動，或是兼有天然與屬靈兩者的活動；目前我們只需知道，心靈的內在活動要受到神至高的推動，必須先讓靈魂停留在黑暗中，讓本性完全安靜，直到一切活動和偏差除去乾淨為止。

七、所以，專務靈修的靈魂阿！當你發現願望黯淡，感情乾枯受束縛，官能在靈修生活的操作上麻痺無能時，不可因此難受；相反的，卻該自慶蒙福，因為神正在漸漸釋放你，從你手中奪去所擁握的；因為即使你好好用它們，也不會像現今完全和妥當，理由是它們畢竟不純潔也不高貴。如今神親手引領了你，有如引導一個瞎子通過黑暗，走向一個目的地，走一條你不認識的道路，即使你用盡你的眼力和腿力，也是無法如此行走的。

靈魂在黑暗中行走不但穩妥，而且在德行操練上大有進步，理由是進步與完全通常都發生在他最不期待的事上，甚至在他自以為虧損的事上。正因為靈魂對這件使自己離棄自己的新奇道路毫無經歷，這種道路攪亂了他以往的生活，使他想像自己迷失了路，不料，那正是成功了；事實上，按他的興趣和知識來論斷卻反而是迷失！他被帶領到了一個他完全不認識，也不喜愛的境地，彷彿一個進入陌生地的旅客，一切都不知曉。他不能憑過去的知識，卻隨從可疑、離奇的指示行事。很明顯，除非放下舊路，經由不認識的新途徑，他絕達到不了這個他以前不知道的地方。任何人想在手藝上完全，都必須如此。他開始摸索著前進，不再沿襲舊知識，否則，他絕不會進步。靈魂的事也是如此，越前進，越進入黑暗，也越不知何去何從。因此，我們說：神主宰引導這瞎了眼的靈魂。他終於認識了真理，他終於可以歡呼：圍著黑夜，安全萬分。

八、另一個走在黑暗中卻可以安心的理由，便是靈魂在受苦；痛苦的道路，比享受與由自己能力操練的道路，更安全也更有益。首先，因為在受苦中，才是從神那裏接受力量的時刻，而自己操練和享受卻是毛病叢生的時刻；其次，痛苦鍛煉人，增長德行；靈魂也因此智慧和謹慎中煉淨成長了。

九、靈魂在黑暗中行走所以安全的另一特別理由乃是：那黑暗是光明與智慧。瞻仰的黑夜浸潤參透著靈魂，使靈魂靠近神，使神自己成了他的幫助，而不黏著於任何非神自己的東西。靈魂有如一個心裏肯接受治療的病人，因此恢復了健康，活在神給予的生命中。尊嚴的神給他定出了菜單，指出禁忌，摧毀對於受造之物的貪求。我們對待家庭中心愛的病人，我們讓他住在一間不被空氣和光線侵擾的內室，脫離僕役的腳步聲和喧嚷；給他端上少量細緻營養而甘美的食物。

十、黑暗的瞻仰在心靈上發生的特點，也是如此。主要目的是保守心靈的安全，使心靈儆醒地守候著自己很盡力靠近的神。因著人性的軟弱，人越接近神，也越更深感到置身在黑暗中；有如愈接近太陽，強烈光芒愈使眼睛由於視力的茫然感到黑暗和刺痛一樣。從神而來的神聖之光也是如此，它的光

芒遠超本性可理解的能力，因此，當它接近本性理解，失去光明而陷入黑暗時，便像大衛在詩篇第十八篇稱神：「祂以黑暗為藏身之處，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雲，為祂四圍的行宮。」（詩十八11）這裏所稱的含雨水的黑雲，指示靈魂遭遇的黑暗的瞻仰與神屬天的智慧。心靈漸漸發覺他彷彿伴隨著神，他感覺那是神的行營帳幕，從那裏神吸引著他，因此保羅說：「神的光明愈強烈，人的感覺愈是黑暗。」這也是大衛在詩篇上說的「因祂面前的光輝，祂的厚雲行過；便有冰雹火炭。」（詩十八12）這是說憑天然理解，乃是深重的黑暗：「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賽五30）

十一、阿！世事多變化，顛沛而不安，難得達到真理。原是最明亮真實的，對我們卻似一團漆黑，最是可疑；原是對我們有益的，我們卻避之惟恐不及；我們追蹤擁抱不放的，就是看來賞心悅目對我們心靈卻最有毒害的！誰能傾訴生活在世上所遭遇的風險阿！原應引導我們走向神的理性的光，事實上卻是首先使我們目眩神迷的光！如果要始終順著安全的道路走，必須閉上眼，走入黑暗，才能脫離潛伏內在的仇敵，那也就是我們的感官和心思、情感和意志。

在神周圍那有雨水的密雲中，心靈尋覓到一個安全的棲身之所。因為黑暗既是神的行宮和帳幕，對靈魂也必是一個極安全的保障。不錯，心靈在黑暗中，但是黑暗隱藏了他，保護著他，不受來自本身和來自任何受造之物的危害。大衛在另一篇詩篇上指著這些靈魂說：「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遇見人的計謀；你必暗暗的保守他們在亭子裏，免受口舌的爭鬧。」（詩三十一20）這些話莫非指黑暗給予心靈各種保障，在神面前的隱密處，避免了迫害？瞻仰的黑暗堡壘，靈魂因此抗拒來自世人的攻擊，隱藏在帳幕裏，躲避了口舌的擊傷。這個使靈魂得以藏身脫離的黑暗，大衛稱它為神的聖所。靈魂在黑暗中，斷絕了天然的傾向和牽掛，便不受由肉身和受造之物而發生的、那違抗心靈的各種毛病的攔阻，因此，心靈的確可以說：他在黑暗中邁步，安全地前進。

十二、還有一個理由為指證在黑暗中前進的穩妥，並不比前面差。那便是這烏雲愁陰所給予的力量。烏雲帶著雨水，為使氣溫涼爽，使心靈振作——雖仍籠罩在黑暗和憂苦之中。心靈明白自己，毅然不願做任何得罪神的事，也絕不忽略任何榮耀神的事。在這黑暗愛火的點燃下，心靈焦慮的是該做甚麼或不作甚麼才能討神的喜悅；他一再反省，自問有沒有得罪神。比起從前更是專心地甘心愛神；因為現在心靈的一切力量、趨向和心思、情感和意志，都已完整地脫離了受造之物的牽繫，集中全部精力和活動，只求服事

神。靈魂從自我和受造之物的羈絆中脫離，達到與主合一的甘甜——在黑暗，安全地！

第十七章 黑暗的瞻仰，奧秘萬分

一、我們要解釋「奧秘」、「梯子」和「矯裝」三詞。奧秘的梯子是指著瞻仰的黑夜，矯裝指著心靈在這黑夜裏該有的行動。在這詩節中，我們稱瞻仰的黑夜，是心靈必須爬過的梯子，這樣才能與神聯合。這是一座梯子，也是奧秘的梯子。我們將分別討論這兩點。

二、首先，人們稱黑暗的瞻仰為奧秘的，這也就是神學家稱奧秘靈修學是奧秘的智慧一樣。按照多瑪斯的說法：奧秘的智慧是經由愛的途徑，傳遞灌注給靈魂的。這個設計是奧秘地，在悟性和別的官能不知不覺中完成的，因為任何官能憑天然力量原是不能達成這效果的；是聖靈單獨把它灌注給心靈，裝飾了靈魂，正如雅歌上說的，連心靈自己都不察覺，也不知其經過情形，因此緣故，稱這種瞻仰為奧秘的。事實上，不僅靈魂不懂，任何人，即連魔鬼也不懂得。這裏，是神親自教導心靈，神本身親臨在心靈的深處，那裏，魔鬼和天然的感官或悟性都不能滲透進去。

三、這黑夜被稱為奧秘，是由於它在心靈中產生的效果。奧秘，不只是靈魂在黑暗與憂苦中受到煉淨，也指這奧秘智慧的煉淨方式不可言傳；即使智慧更明顯傳遞給心靈而受到照明，事後仍然無法言傳；它始終是那麼奧秘，心靈常無法用一個名稱去表達；而且，除了心靈不想去說它，也找不到一種或任何的方式適當地類比它，使人瞭解這個至高的恩惠，以及如此細膩的心靈感受；即使靈魂渴願解釋它，也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解釋去描寫，黑暗的瞻仰終究是一件無法形容的奧秘。

由於內在的智慧是如此單純、普遍、屬靈，並非附著於任何感官所能知的形像而進入悟性；感官和幻像並未被用作媒介進入思想，所以感官和想像也沒有留下其衣飾和色彩，因此，提供不出任何資料或想像出某些可以述說的事。不過，靈魂清晰地明白和體認這甘甜奧妙的智慧。靈魂彷彿一個人第一次看見一件從未見過類似東西時的感受，他懂得，他享受著，但是不知該給它甚麼名字，雖竭盡努力也無法把自己所感受和經歷的表達出來；何況是感官所未經歷的，當然更不可能表達了。

神的言語有此特點：超越感官、屬靈、親切直達靈魂；它攔住人的裏外感官的功能，使官能逐漸和諧凝為肅靜。

四、我們採證聖經上的例子：耶利米聽到神的話以後，顯示不會用言語表達，只哼著回答：「主耶和華阿！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耶一6）那是一種同時受到裏外交通的無能呼聲，內無想像，外也不知所云。

摩西面臨焚燒的荊棘時顯然也是一樣（出四10）。他不僅表示他已不會說話，也不知怎樣才能說話，而且使徒行傳還指明摩西也不敢用想像力去描繪神（徒七32）。因為他所懂得的神，不是想像力所能表達於萬一，或憑想像可以得著任何理解的。

五、神在瞻仰中傳授給心靈的，雖是純屬靈的神與屬靈性人靈之間的智慧的傳授，這是一切低於靈的感官無法感受的，對感官來說：這個智慧便成為奧秘莫測了；感官對此不認識，也無法表達，既無法看見，對它也就不祈求。

現在我們可以懂得為甚麼某些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他們虔敬而謹慎的操練，向屬靈指導傾述心靈上所發生的事，卻感覺有不知如何表達的無能。他們把說明內心光景看作畏途，尤其是要講述這種心靈，幾乎沒有甚麼感受，簡單的瞻仰更難。他唯一能說的，是心靈感到祝福和滿足；他經歷神，看來靈魂一切順利，至於描述靈魂的仔細感受，除非用力才能說出籠統的話，否則是辦不到的。

至於神的顯現，或直接經歷神同在等特別的恩典，那又當別論……通常這些恩惠是在某些感受形式下顯露的，因此也能按這感受的形式，或用別的類比方式來講述，這時，可描述者，並不是由於純全的瞻仰——我們已說過它是不能描述的，也為這個緣故，它被稱為奧秘的瞻仰。

六、瞻仰所傳授的智慧實在是奧秘的，不僅因它無法被描述，也因它把靈魂自己隱藏在奧秘中。除了通常的若干效果，有時它深入地抓住心靈，把它掩藏在奧秘的深淵裏，讓他清楚感到和受造之物隔離的很遠很遠。那時，靈魂彷彿感到置身於一個又深又寬，又沒有一個人可以闖入的孤寂之中，那彷彿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沙漠；這沙漠使人如此賞心悅目，正因它的深邃、廣大，和無有人影，心靈便自覺離世界愈遠，也更深入奧秘之中了。浸在智慧之淵中的靈魂，便在愛源裏暢飲，日見茁長。不僅發現人間種種，而比起認識神的真學問，實在微不足道；且也看見人們談論天上事物，所用的詞句，是多麼粗劣，辭不達意。他也知道只用天然本能方法，即使用高深的學問和言詞，還是不可能領悟神聖事物的真相，只有受奧秘之光，照亮的靈魂才能經歷。在這奧秘的光輝中，靈魂才看見世人無法想像，更無法用世人的口舌予以解釋的真理；這是所以稱此瞻仰為奧秘的理由。

七、使人與神完全聯合的瞻仰，具有這奧秘的特性，賦予人超乎人原有能力，即所謂把人提拔到超然境界，它還是引導靈魂完全地與神聯合的道路。但是這聯合的完全之境，絕非人力所能及，只有憑著我們的愚拙、放步向神要我們去的方向走就是了。按我們現在用的奧秘學的話說：有關神的行事與

神的美好，單憑努力祈求是無法識透和完全領悟的，誰一旦得著了它，體驗了它才知其所以然。巴路克曾這樣形容神的智慧：「沒有人能知道它的道路、發現它的途徑。」（巴三31）

八、大衛王向神談論這途徑時，這樣說：「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詩七十七18-19）這些話對我們現在討論的題材很貼切。閃電投射到世界的光，是指瞻仰投射於靈魂心思、情感和意志的光照；大地震盪指著靈魂在煉淨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說人走向神去的路經過海底，越過大水的無法辨認的路，是指導向神的路、對靈魂的官能來說是奧秘不顯的，有如海水上不留航路的痕跡一樣。神吸引心靈，使他完全把他合於神智慧的途徑，也是如此幽妙不可測的。約伯曾如此頌揚神的作為說：「你要留心聽；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為。」（伯三十七14）這裏用變幻的雲，指著用屬神的智慧成全靈魂的方法。神確然用奧秘的瞻仰引導靈魂與祂聯合。

第十八章 奧秘的智慧是一座梯子

一、現在要解釋第二詞，指出這奧秘的智慧，也是一座梯子。有許多理由可以稱這奧秘的瞻仰為梯子。

首先，梯子是人們藉以攀登或爬上堡壘、佔領其中財富的工具，同樣，奧秘的瞻仰使靈魂在不知不覺中，達到並得著天上的財寶。大衛王使我們明白了這點，他說：「他們經過流淚穀，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穀。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求祢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阿！求祢留心聽。」（詩八十四6-8）這是說爬上奧秘梯子的靈魂，將佔有錫安城的至寶——永遠的福樂。

二、其次，我們稱奧秘的瞻仰為梯子，因為有如梯級可以用作攀登，也可以用作下降；奧秘的瞻仰也同時使人上升，也使靈魂謙卑。在下降中上升，也在上升中下降；「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十四11）謙卑在操練德行的靈魂上是很重要的，神通常讓靈魂在這梯子上上而再下，下而再上，驗證了這句箴言：「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十八12）

三、現在讓我們從天然的觀點來仔細觀察靈魂，必可清楚發現這條道路是怎樣有高有低，暴風雨和考驗怎樣緊隨著風調雨順的好景色；可以說寧靜就是為準備心靈能堅強地面對未來的折磨；另一方面，靈魂也看見在窮困苦惱以後，緊接著有豐收和安靜。靈魂先受考驗，彷彿準備享受慶祝的喜樂。這是瞻仰境界的通常歷程；靈魂尚未達到一勞永逸時，他終不停在同一境中，他會不斷的上上下下起伏不定。

四、這種相互交替的特質，來自靈修的完全。對神的純愛，導致對自己的輕看，二者缺一不可。因此，神就用這兩點來煉淨靈魂。祂讓他嘗到神聖之愛的美好，也用降卑來考驗他，直到靈魂養成良好習慣，才逐漸安定，那時靈魂已達到了奧秘梯子的頂點，與神聯合為一，靈魂與神更深連結，在神裏面就找到了安憩。

我們所說的這瞻仰的梯子，最後緊靠著神，這就是雅各夢見的梯子；天使從梯子上，從神那裏降來人間，又從人間上升到神那裏，神站在梯子的頂端（創二十八12）。聖經告訴我們：這個夢發生在夜裏雅各睡著的時候，這是使我們懂得上升神之道是奧秘的，跟人想像的不同。這不難說明，因為，為我們最有益的，譬如人們的遺忘和輕看，通常卻被我們看作最大的不幸。相反的，最沒有價值的事，譬如快樂和安慰，實際上往往害多利少，倒被我們看成最大的祝福。

五、如今讓我們講得更實際、更確切一點；稱奧秘的瞻仰為奧秘生活的梯子，主要的理由是：它灌注一種愛神的知識——愛神的學問：愛的火同時光照點燃靈魂，使靈魂一級級上升，直到造物主神；因為只有愛使靈魂聯合、聯於神。為說得更清楚一點，我們指出這座神聖梯子有不同的級數，每級有它不同的信號和效果，使心靈可以推測自己在那一級上。下面我們將按照伯納多和多瑪斯的意見去分別各級的效果（多瑪斯《論愛神和愛人》，第二十七章）。事實上，我們不可能用本性方法清楚瞭解它們的。我們已說過，這梯子是一座愛的梯子，這奧秘只有神認識它的重量和大小。

第十九章 奧秘的梯子的十級——先談最初五級

一、靈魂攀登神聖之愛先後共有十級。第一級是一種使心靈因愛成疾的憂傷。雅歌中新娘說：「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囑咐你們：若遇見我的良人，要告訴他：我因思愛成病。」（歌五8）這病並非致死的病；卻是因為神的榮耀。因為靈魂棄絕罪惡和神以外的一切時，念念不忘的思念神。這也就是大衛說：「我心神耗盡。」（詩一四三7）對一切受造毫不動心，只期待於神（詩一一九9）。彷彿病人對一切事物都沒興趣，因此臉色蒼白；在這級的心靈也是如此，對任何人世的事物都沒興趣，也不願望。他灼燒著愛火，不再迷戀於過去的種種。靈魂墜入神的愛河，因為他被天上降來的火燒著。正如大衛在這節詩篇上說的：「神阿！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尋求祢；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詩六十三1、5）對一切受造之物失去興趣，是走向神的第一步。這也就是我們說的走入

煉淨階段的靈魂，因著瞻仰的作用，心靈感覺一無所有：無依無靠，失去興趣和安慰，在任何事上都不得安息。跨過了這一級，才能進入第二級。

二、登上第二級，靈魂就不斷尋覓神。雅歌中說：「尋找我心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不見。」（歌三2）這也是詩篇吩咐靈魂的：「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詩一〇五4）雅歌中的新娘正是如此：她向守夜者探詢良人的行蹤，她匆匆離去。請注意：抹大拉的馬利亞，她連耶穌空墓中二位天使都不在意（約二十12）。到第二級的靈魂，念念不忘的，到處追求的是她的愛人：在一切事上她想著、夢著愛人；在她所說所為中，她關心的是他，不論飲食睡息或是醒睡工作，她唯一思念是她的愛人，她患著相思病；不過，她正在痊癒中，體力漸漸恢復，她卻將因瞻仰進一步的煉淨攀登第三級。第三級產生的效果如下：

三、第三階梯的愛，是使心靈燃著欣動不倦的愛火，大衛王說：「敬畏耶和華，甚喜愛祂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詩一一二1）從神聖之愛產生的敬畏之情，已有如此渴望，愛的本身光景如何呢？達到這級的靈魂，看任何為愛人所作的事，都微不足道。因著心裏的火，所做的事看來都不夠多，所費時間看來也都很短。有如雅各，因為他心愛拉結，所以七年服事以後，再服事七年，仍不嫌長（創二十九20）。

雅各因為愛上一個人，心意如此堅毅，可以想像達到第三級愛的靈魂，心裏滿懷造物主的靈魂，是何情境？靈魂焚著愛主之情，看見自己為神所做之事微不足道，怎的不覺憂傷自焚；如果可能，他甘願千萬次為神自我犧牲。因此，他看見所做的一切，都一無是處，簡直是虛度生命。從此產生另一效果，即認識自己是受造之物中最沒用的。首先，因為神聖之愛教導他看見一切都來自神；其次，即使他做了不少事，他看見的也都是缺點百出；看見自己在事奉這麼偉大的君王時，竟如此潦草疏忽，因此深自慚愧憂傷。達到這第三級的靈魂不再懷有虛榮或自滿，不再敢批評別人。這些和其他效果，是達到第三階梯愛的靈魂所經歷的。從此，靈魂勇氣倍增，力求攀登更高一級。

四、第四階梯的愛，是永不疲倦的為愛人受苦。奧古斯丁說過：「最重的負擔，最乏味的事，在充滿愛者眼中都不算得甚麼。」（《傳道集》九）雅歌中新娘向新郎說以下話時，具有這梯級的愛：「求祢將我放在心上如印記，帶在你的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

（歌八6）心靈之毅力如此堅強，它控制了肉體的專注力，有如大樹並不在乎一枝一葉的處境。靈魂不再在神或任何受造之物上追求快樂或安慰；他一無所求，也不想向神祈求甚麼恩惠，他清楚看見自己已充滿了恩典。他焦慮

著不計代價為求得神的喜愛，為祂效勞，為神自己的偉大，也為回報神賜予他的種種恩惠。他從心裏向神呼籲：我的主，我的父，從你那裏尋找安慰喜悅和求恩惠的人，何其眾多！但只想討你的喜悅，肯付出犧牲代價為你效勞的人，又是何其稀少！神阿！這件事的虧欠從來不是出於你，因為你常準備恩上加恩，虧負的是我們不會運用恩惠去為你效勞，使你更常加恩惠。

這梯級的愛是很高的。靈魂受愛火的激勵走向神，願望為神受苦，通常也願望討神的喜悅。尊榮威嚴的神於是親近他，賜給他心靈甜美的喜悅。道成肉身的人子基督，對這個熱愛的心靈怎能見他受苦而不給予安慰呢？這就是耶利米想藉這些話來表達的：「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耶二2）從靈修觀點上說：曠野是指著心裏脫去了受造之物的牽掛，不停留安息於任何事物。這第四級的愛，燃燒火熱靈魂，點燃了對神的熱望，使他再爬上一級，達到了第五級。

五、第五梯級的愛，使心靈存著神聖焦急，渴願並追求神。新娘對新郎存著如此火熱的愛，她急於和愛侶合一，種種的遲緩都是漫長的難以忍受。她常幻想已找到了愛侶；因此當她發現期望落空——幾乎時時刻刻是如此，她便長籲短嘆；因此詩篇作者說：「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詩八十四2）在這級上，心愛的靈魂渴念愛，否則寧可死。渴望生兒子的拉結就有這情緒，向她丈夫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創三十1）這樣的靈魂，彷彿那些圍著神之城團團轉的飢餓的犬群（詩五十九14-15）。靈魂渴求著愛，也只有愛能使他飽足。這樣的心靈已能攀上第六梯級了。

第二十章 續談其他五級

一、第六級的愛，策勵心靈亦步亦趨奔向神，而且時常追上了神。愛堅定了他的希望，使他久跑不疲，健步如飛。先知以賽亞說：「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31）詩篇也說：「神阿！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

（詩四十二1）的確，因渴尋找水源的小鹿步子是多麼輕快。達到這級的心靈，已心曠神怡，幾已完全純潔纖塵不染，正如詩篇所稱「我的力量阿！我必仰望你。」（詩五十九9）或「你開廣我心的時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詩一一九32）心靈由此即將進入第七級。

二、奧秘愛的第七級給予心靈很大的力量，愛不容他躊躇莫決，或瞻前顧後滯止不進，靠著神賜予的恩惠，他勇敢有為。這就是保羅對我們說的：

「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4-8）這也是摩西替百姓代求時，竟敢對神說：「倘或祢肯赦免他們的罪……」

不然，求祢從祢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出三十二32）這樣的心靈對神有求必允。因此，大衛說：「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詩三十七5）達到此級的心靈才敢用雅歌的話說：「願祂用口與我親嘴。」（歌一1）不過，要小心，如果心靈不感覺天上君王俯身將權杖授給她（斯八4），她不敢如此魯莽，怕的是不謙卑自大，將會從已經爬到的高級上失足跌下。神賜予這第七級的大膽與勇敢，原是使心靈向祂勇往直前，再上一級達到第八級；這時靈魂被天上的愛侶擄獲，聯合為一。

三、第八級的愛使靈魂緊連於愛，永結同心。正如雅歌中新娘所說：「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心所愛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歌三4）達到這種聯合為一之愛，靈魂的心願已償，但是還不是永遠長駐。有些靈魂能常停此境，他無異在世就享有了天上的榮耀；因此，他只能逗留片刻。先知但以理是一位有渴望的人，他奉主命逗留在這級上，因為神對他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阿！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但十11）接下來便是完全者的第九級了。

四、第九級的愛，使心靈點燃著甘甜的愛。這是焚燒著愛主之火的、完全之靈的一級。我略說過：當聖靈有形地降臨於使徒們身上時，他們心裏焚燒著甘甜的愛。他們所滿得的神特別恩典是無法描述，即使千書萬卷，也無法評述；因此我們現在不予述說，且留待下麵略說幾句。我只說：下面便是第十級，也是奧秘之愛的高峰，它已不屬此生的境界。

五、第十級，也是奧秘之愛最高峰的一級，靈魂因沒有攔阻的與神面對面，完全與神聯合。當靈魂達到第九級時，他已能離棄他的肉身了。這樣的靈魂為數甚少，愛已完全地煉淨了他們，他們不須經過火煉，便直歸於神。馬太福音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五8）所指的便是這些靈魂。我們說：面見神使靈魂完全像神，有約翰的話可以印證：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約壹三2）這句話，並不是說靈魂將跟神一般有能，那是不可能的，卻是指著靈魂變得像神；我們也可說：靈魂實在分享了神的本性。

六、前面是心靈的奧秘階梯。對那些已達到較高階梯的心靈，這梯子已不是很奧秘，因為愛已在心靈上完成了許多神奇效果，使他發現許多美妙。靈魂一旦達到高峰的一級，與神面對面的一級，也就是神所安息的奧秘梯子的頂級，對靈魂來說已沒有一件隱藏的事物，他已近乎完全像神一樣洞悉一切。主曾說：「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約十六23）不過，在這天沒有來到前，靈魂不論升到任何高度，靈魂終不免感到若干隱秘的事實，其隱秘的程度也隨著他與神完全相似的程度之分別而有不同。這奧秘相

交和奧秘的愛，激勵靈魂脫離一切受造之物，也脫離自己，不斷提升，直到神那裏。愛像火焰縈繞，直向引力焦點，非達到不肯罷休。

第二十一章 詮釋「矯裝著」一詞

一、說明瞭為甚麼稱瞻仰是靈魂的奧秘梯子，現在要解釋第四詩句中「矯裝著」經由奧秘梯子的理由。

二、首先要知道矯裝指的是掩飾，用不尋常的衣服隱藏自己，為的是把心裏願意從所愛之人那裏得著恩典的心願表露出來，同時也為逃過仇敵的視線，使能完成所計劃的事。為這緣故，選了矯飾的衣服更表露心或更能避免仇敵的毒害。

三、一旦心靈被靈魂新郎的神聖之愛擊傷，她切願討祂的喜悅，贏得祂的青睞。於是，她穿上最能表達她心裏深情的矯裝，也為妥當避免魔鬼、世界和肉體三個仇敵的陷害。她所穿的服裝是由三種主色構成：白色、綠色和紅色。這三色指著三種屬靈的德行：信、望、愛。因這三種德行，她不僅贏來新郎的青睞和恩典，也把自己完整地投入了防禦仇敵的安妥的藏身之地。信心是一件白光輝發使悟性暈眩的白袍。靈魂穿著信心的袍子，魔鬼既看不見她，也就不能加害，她就可以安步前進。

四、這個信心防禦設施，對最惡毒狡險的仇敵——魔鬼，是最有效的辦法。彼得認為沒有比這更好的盾牌，說：「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

（彼前五9）為得著與神合一，沒有別的心靈服裝比信心的白衣更好的了，因為它是其他德行的根基；使徒保羅也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十一6）有了堅強的信心，不可能不得神的喜悅。神藉著一位僕人的口，說祂要跟他互訂盟約。這彷彿說：「阿！靈魂，如果你願意與我合一，作我新婦，心裏要穿上信心的衣服。」

五、心靈經過瞻仰的黑夜，已穿上這件潔白的信心之衣，他在心裏的黑暗和憂苦中毅然前行，沒有絲毫光幫助他的悟性；天上不給予幫助，因為天似乎封閉，神似乎隱藏了起來；地上也不給予幫助，負責指導的人無法使他滿足。心靈卻堅定著承受苦難，繼續忍受，不屈不撓。對那用痛苦和折磨考驗其信心的新郎忠貞不二，為能跟大衛一樣真實地對神說：「我藉著你嘴唇的言語，我謹守艱難的途徑。」（詩十七4另譯）

六、緊貼著這件白袍，靈魂穿上第二件綠色的衣服。這象徵著盼望，靈魂因它從第二個仇敵的世界，即世界中得釋放（雅四4）。對神的堅定希望，使靈魂帶來了如此的毅力，和嚮往永遠事物的動力，使他看整個宇宙有如——實際確然如此——無有、荒漠，毫無生氣，比起他盼望的天國，毫無價值。在世上，他剝除世界的衣飾和標記，不讓心思有所玷污，他對世上現在

和將來的一切都不期望，只盼望於永遠的生命。他如此高舉心靈，脫離世界，以致世界無法牽制他，束縛他，甚至不能映入他的眼簾。

七、因此，穿上綠色矯裝的靈魂，在第二個仇敵前，絕對安全。保羅稱盼望是「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帖前五8）；因為這種武裝保衛著整個頭部，除了留出一道視線，把頭全部掩蓋住了。盼望也有這個特點，掩蓋靈魂的各種官能，不容任何世物混淆其間，這樣就防禦了俗世的毒箭。它只讓靈魂的視線透過一切只看見天上，不見其他。這是使盼望的正常作用，使他舉目從神的觀點看事。這就是大衛說的：「我的眼目時常仰望耶和華。」

（詩二十五15）又如他在別處說的：「看哪！……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祂憐憫我們。」（詩一二三2）

八、穿上綠衣的靈魂，他的視線永遠朝著神；他從任何受造之物轉移視線，只停留於神；因此，他在天上新郎眼中是如此專一，可以說他的心願已全然滿足。為這緣故，雅歌中新郎對新娘說：「我妹子、我新婦，你奪了我的心。」（歌四9）缺了這個只盼望神的綠衣，不能脫離自己的束縛，靈魂也就無法得著神的愛。沒有它，靈魂將一無所得，因為打動神之心而得著一切的，是堅定不移的盼望。

九、奧秘的黑夜，使靈魂穿上這件盼望的矯裝衣服。他被剝去一切幫助，他的心目只注視於神，正如耶利米說的：「他當口貼塵埃，或者有指望。」（哀三29）

十、在白、綠色衣服上又披另一件紅衣時，這才完成全套矯裝，這件燦爛的紅袍象徵著第三種屬靈德行：愛心。愛心不僅使其他兩色顯著奪目，它且高舉靈魂接近神，使他綽綽生姿，膽敢自稱：「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雖然黑，卻是秀美。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歌一5、4）

在愛心的長衣保護之下，靈魂抵禦了第三仇敵——肉體。因為那裏有真實的愛主之情，便不會有自私之愛，別的德行也就堅固了。愛心給靈魂毅力的支持，給她使神娛心悅目的美麗，如果少了愛心，在神眼中便不算得美好。這是靈魂達到雅歌上所說的，神憩息的紫錦坐墊處所的愛心（歌三10）。靈魂奧秘的黑夜中所穿上的紅袍——我們在第一節說過，靈魂憂傷的離棄自己的一切和受造之物，心中點燃著愛火，通過瞻仰的奧秘梯子，達到神聖之愛與神合一，完成深切期望的救恩。

十一、靈魂的矯裝是這樣的：在信心的黑夜中，她登上奧秘的梯子。三色衣服也可說是神奇地準備三種本能——記憶、理智和意志，與神聯合的三種才能。信心引理解進入黑暗，使她失去天然的理解力，這樣使她與神的智

慧符合；盼望把記憶倒空，使她和佔有受造之物之情感割斷，正如保羅說的，盼望祈求那些尚未得著的（羅八24），使記憶丟棄能得著的一切，盼望於所等候的。所以，盼望使記憶單純地期望與神聯合為一的同時，也使靈魂停留在一個心靈之中。

愛心也復如此。它煉淨意願，剝去不是神本身的一切，使靈魂的一切情愛和趨向只與神聯合。這樣，愛就準備意志使能與神合一。

十二、總而言之，這三種大能都有同一目的：使靈魂離開神以外的種種事物；事實上也能使靈魂與神聯合。

因此，如果不先確實穿上這三色衣服，便不可能達到完全的愛主之德行。總而言之，靈魂想達成與主親密聯合的心願，除了這種矯裝，沒有其他更適宜更緊要的服裝了。此外，能成功地穿上這服裝，恆心穿著它，直達到心願的聯合，真是靈魂的上好福份，因此心靈可欣然唱說：何幸竟逢此有福！

第二十二章 解析第二詩節第三詩句

一、在此很清楚的，靈魂能完成如此偉大屬靈作為是極其有福的。當她離家出走，也就脫離了魔鬼、世界和肉體情慾的羈絆，而得著了所期望可寶貴靈裏的自由；從此心靈從低處出發攀登高峰，從人間啟步，步步上升；從人性變化像神性，以至能與天上的神相交，這是我將簡短地述說的。

二、前面所說，雖還不足說明靈魂得以進入這個境界所得著的是多大的祝福，但是，重要部分卻已概括到。我在述作這些文字以前所定的目標，正如前面所述，是給在瞻仰黑夜中的許多靈魂，講述一些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為的是，雖然面臨如此可怕的工作而不免感到惶恐，他們也將因著神必然賜予他們的無數恩典的盼望，而勇氣倍增。因此，除了唱出說：「有福的際遇！」也說：「我隱藏在黑暗裏。」

第二十三章 解析第四詩句「隱藏」一詞的意義

一、「隱藏」一詞，是指著神不知鬼不覺的隱藏之所。心靈說自己「在黑夜中隱藏」，充分說明因著瞻仰的黑暗，走向與主合一的道路，他處身在高度安全當中。

二、因此，當靈魂說「我在黑夜中隱藏」時，是指他躲過了魔鬼的視線，防禦了牠的狡計和陷阱。靈魂走在瞻仰的黑暗中的動機是避免魔鬼的陷阱，瞻仰之恩是被動地奧秘地灌注給他的，感官和裏外機能都未覺察其事，為此緣故，不但瞞過了這些官能，避去了它們因著本性軟弱所造成的反抗，也防禦了毫不知悉的魔鬼，因為牠只能憑著官能的媒介，發現在心靈中發生的事。所以神的恩典越是屬神的，心裏越遠離五官的知曉，魔鬼也越高深莫測。

三、因此，為著靈魂的安全，為維持靈魂與神的深交，讓感官的下層停留在黑暗中茫然無知是極重要的。這樣，感覺方面的軟弱才不致攔阻心靈的自由，神的恩典的灌注也就更加豐富。其次，由於魔鬼不能侵入靈魂的深處，靈魂的行動也更安妥。正如主耶穌所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太六3）照它的精神意義去瞭解時，我們也就懂得對這件事的看法了。祂彷彿說：讓右邊靈魂上層或心靈層面發生的事，不給左邊靈魂下層或感官知道。這種相交方式，該是心靈與神之間的最高秘密。

四、無疑的，神與靈之間的這種屬靈相交，通常是很機密很深藏的，魔鬼無法知道其性質和性能，但就其在感官和感覺上發生的寧靜，牠可以猜測到靈魂接受了不平凡的恩惠。牠自知對發生在心靈深處的事無法幹擾，牠便興風作浪去擾亂在牠能力範圍裏的感官層面。牠激起痛苦、驚險的幻象和恐怖，藉此喚起心靈部分的憂悶和紛擾，使心靈不得安享神的恩惠。不過，通常如果瞻仰所得神的恩惠只傳於靈，使心靈受到有力激勵時，魔鬼的狡計仍無法擾亂靈魂。相反的，靈魂因此更為得益，更增強其愛心，甚至享受更大的平安。奇妙的是，靈魂一發覺搗蛋的魔鬼的影子，她不知不覺地潛藏到靈魂深處，清楚知道這樣她躲入了遠避仇敵的安全住宅，這樣魔鬼蓄意奪去的平安和喜樂倒反而增加了。因此，靈魂清楚感到外來的恐懼便雲消霧散。她悠悠自得，在隱秘中安全地享受著天上新郎帶給她的，魔鬼無法給予也不能奪去的甘甜寧靜的平安。她經歷著雅歌中新娘說出的真理：「看哪！是所羅門的轎；四圍有六十勇士，……防備夜間有驚慌。」（歌三7-8）心靈雖時常在骨肉上受到外來的折磨，卻清楚意識到有恃無恐，堅強而平安。

五、有時，神的恩典並非更深灌注於靈，而感官也同時分享，魔鬼便比較容易攪擾靈，經由感官滋生疑懼。有時造成一種難於形容的深沉的苦楚和憂傷。由於兩種靈體公開爭戰，邪惡之靈向善靈掀起的厭惡與攪擾如果得逞的話，實在是難於忍受的。雅歌中新娘經歷這種折磨後，回復心裏寧靜安享靈恩時，說了如此的話：「我下入核桃園，要看穀中青綠的植物，要看葡萄樹發芽沒有，石榴開花沒有；不知不覺，我的心將安置在我尊長的車中。」（歌六11-12）

六、其他時候，神使用天使的媒介行動，因此，某種恩惠能被魔鬼認出——神通常為著公平，允許魔鬼認出這種恩惠、而用盡全力攻擊靈魂，免得像約伯記說的：牠聲稱沒有勝過靈魂，只是未被允許而已（伯一1-11）。神假如不讓善惡二天使之間都有勝過靈魂的機遇，魔鬼或許真有了把柄；神允許魔鬼有作祟餘地，那一方勝利才更光榮；至於經過誘惑獲勝的靈魂，功勳將也更大。

七、所以我們要使人看見神對待靈魂的態度，因祂的允許，魔鬼也得知曉。如果靈魂能看見天使為仲介而顯現的基督——基督幾乎總不親自顯現——神也允許惡天使扮作虛假的異象，使大意不慎的靈魂誤入幻境，事實上的確經常發生此事。

八、在出埃及記中，我們可以找到這事的印證，出埃及記記載說：法老的術士們依樣仿造了摩西施行的真神蹟。摩西使河中滋生了青蛙，術士們照樣做到，摩西變河水成血色，他們照做不誤（出七11、八7）。魔鬼不僅會仿造這些看得見的形像，同樣牠也插手於那些從善天使而來的靈恩中；牠看得懂這些恩賜。約伯指著魔鬼說：「高深的事，牠看得著。」牠會依樣畫葫，牠偷偷潛身介入。

不過，這些靈恩的傳遞是心靈之間的交流，屬靈事物是不具形相的，牠只能按著物質的形相去複製，無法摹仿得一模一樣。因此，為攻擊靈魂，牠依照天使看顧心靈的方式，叫心靈看見可怕的形像，這樣牠用惡天使攻擊好天使。如果這情景發生在天使正要把屬靈瞻仰傳遞給心靈時，靈魂便沒有時間退隱到奧秘的瞻仰中，不被魔鬼覺察；於是牠便激發精神的恐怖和騷亂，有時是非常難當的。也有時靈魂迅速閃避，使惡天使不及造成恐怖的印象。那時，靈魂受好天使的幫助，自動地躲入心裏深處。

九、有時，魔鬼得逞，給靈魂帶來騷亂和恐怖。這時，靈魂受到一種遠遠勝過人世任何折磨的苦楚。由於這恐怖是由一種靈清楚地傳遞給另一種靈，不附有任何肉身成分，因此它也較任何感官的痛苦更使人難堪，靈魂就不免要和肉身分離了。當考驗結束後，遺留下的回憶已足夠造成一種更深的痛苦。

十、我們方才所說的種種，都是在靈魂的被動情況中進行著，接受與否都由不得靈魂自己。不過要知道，如果好天使讓惡天使得逞，給靈魂激起精神上的恐怖情緒，是為使靈魂煉淨，因此心靈準備接受神將賜給她的恩典；祂使人死，乃是為賞賜生命；祂降卑，乃是為高舉。心靈對這件事很快便會產生其效果的。經歷的煉淨越黑暗越可怕，心靈接著要享受的瞻仰也越奇妙、甘甜；有時這恩賜是如此高超，甚至世上沒有言語足以描摹。使靈魂變化成聖配受如此高貴恩惠的，竟是惡天使掀起的這個可怕惡夢！因為面對面瞻仰神不屬於此生，而是屬於來世的；此生先有了某種與神面對面異象，否則就不配在來世享有面對面的那種異象。

十一、我們方才所說的是說明神看顧靈魂的一般情況而設。當靈魂不全在黑暗中，也不完全在安全中時，魔鬼也能乘虛而入。當神親臨心靈時，這才完全應驗我們引用的詩句，因為那時靈魂完全在黑暗的隱藏中，魔鬼對瞻

仰者所受的靈恩異寵全不知曉。理由是神確實地停留心靈之中，在那裏所發生親密相交的好壞，天使都一概不知。那些相交全是神的作為，完全屬神的，也最為高超，是神自己和靈魂的聯合。這是默禱的最高境界，這樣一次的相交，勝過給予靈魂的其他一切恩典。

十二、雅歌中新娘開頭如此祈求：「願祂用口與我親嘴。」（歌一1）便是指著這種接觸。既然這是指著神與心靈之間親密的相交，心靈焦急地祈望著它、渴望著它，看它遠勝各種恩惠。因此，雅歌中的情人在接受了無數恩典，尚不感到滿足時，用以下詞句唱出心願：「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親奶的兄弟；我在外頭遇見你，就與你親嘴；誰也不輕看我。」（歌八1）心靈的言外之意是要單獨與主相交，遠離受造的一切，而不被知曉。

「單獨」「在外頭」「像吃」乃是指著一切感受都心滿意足。當靈魂享受心靈的自由，感覺部分不再受自我或魔鬼的困擾時，這才真正得著這恩典，靈魂於是品嚐從這泉源而來的甘甜與平安。這時，魔鬼不敢再侵犯，即使侵犯也不會成功，牠在神與靈魂間相交時，毫不知情。

十三、這個恩賜，除了經過更深的煉淨，完成靈裏謙卑，棄絕一切受造之物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得著。我們已說過，這個煉淨在「奧秘中」進行，下麵將再予討論這些詩句。

十四、在黑暗與隱藏中，堅定了神與心靈的合一，因此詩句如此唱著：「隱身匿跡留在奧秘中」。

當這些恩惠在奧秘中賜予心靈時，靈魂通常不知所以地，感覺到心靈的上層和下層分隔的如此遙遠，看來活像這兩個層次截然分明的兩段，毫不相關似的。事實上，在某種情形下，的確如此。因為那完全的工程是純然屬靈的，和感覺部分毫不相干。靈魂就這樣在與神聯合的瞻仰奧秘中漸漸屬靈的更新，一切屬靈的熱情和嚮往幾乎得著完全的安寧。於是唱出這句：心宅裏一片安寧。

第二十四章 結束第二節詩的詮釋：心宅裏一片安寧

一、這句詩的意義如下：當我心靈的上層和下層的各種慾望，以及官能都煉淨乾淨時，我才出離自己，與神合一。

二、前面黑夜向靈魂挑戰，以兩種方式打擊煉淨靈魂。黑夜打擊感官部分和屬靈部分，以及其感官；三種感官和情慾，也經過爭戰和煉淨的兩種方式，才得著上下兩分，以及官能的安寧和休息。這節詩所唱出的，就指這個。這節詩和前一節所指，就是靈魂的屬靈和感官兩部分；這兩部分在與神合一以前，必須先改造整頓、安頓，有如無辜的亞當，雖然靈魂的下層尚未完全脫離誘惑的困擾。因此，第一詩節指的是關係靈魂下層（感官部分）的

安寧；在這一節中，則特別指關係到上層屬靈部分的安寧。我們重覆之由在此。

三、靈魂要得著這心靈殿宇的安寧，按現世生活條件的許可，按前面所說，是憑藉著與神實質聯合的行動。神在隱藏著的心靈中，完成愛的合一，魔鬼、感官和情慾對此一無所知，也不予以幹擾。我們得再說：靈魂是逐步得著煉淨、安寧和毅力的。終於能以穩定方式，在安逸中與神子聯結天人合一之盟或婚約。為這個緣故，一旦靈魂把兩部殿宇和其各個官能融和增強，把貪求天上地下事物之慾平息以後，神便立刻與之聯合，在神聖之愛的新關係中佔有了心靈。這時才完成屬靈智慧向我們啟示的：「當萬物寂靜，黑夜已奔馳一半路程時，你全能的聖言——聖子，由天上的寶座來臨。」（智十八14-15）這也是雅歌中新娘用這句話要我們明白的：「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打了我，傷了我；看守城牆的人奪去我的披肩。……我因思愛成病。」（歌五7-8）

四、除非極純潔，否則無法達到這種合一之境界；這潔淨除非完全脫離一切受造之物的羈絆，和經歷苦難的磨練，否則是無法得著的。這便是雅歌用「披肩」被奪，在夜中去找新郎時被擊傷等話所擬表達的；在拋棄舊披肩以前，是無法穿上訂婚的新裝。因此，誰若不願像新娘一樣在黑夜中悄然出走，去尋找愛侶，不願脫去私愛的外衣，不願以刻苦策勵自己，對妄想安逸舒適中找到新郎，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心靈向我們傾訴：她找到了新郎，因為她通過漫漫的長夜，心中點燃著愛火，悄悄出走，脫離了自己。

第二十五章 詮釋第三節詩

在這有福的夜鄉，

隱身匿跡奧秘中。

悄然不為人所察；

不見一光導前程，

只有心中愛火。

一、靈魂仍用黑夜的隱喻，說明屬靈的黑夜。她唱出屬靈黑夜的單純特性。藉著瞻仰的黑夜，靈魂找到了快速、安全地達到心願的目的。她指出黑夜的三項特性：

二、第一特性：瞻仰的有福之夜，神帶她通過一條孤寂奧秘之路，完全不受感官和感官的牽累，沒有任何一件受造之物，在與神聯合的道路上，能夠攪擾她、攔阻她。

三、第二特性：心靈黑暗的原因是靈魂的上層（心思、情感和意志）浸沉在黑暗中。因此，靈魂茫無所視，也看不見甚麼，更不能停留在神以外的任

何事物，她一心只嚮往著神。從今以後，她脫離了過去曾攔阻她與神合一的一切形式和知識的攔阻。

四、第三特性：靈魂不再牽掛著任何特別的光照和內在的悟性之瞭解，也不受任何外來因素的影響，為能在這陡峻高超路徑上得著任何滿足；相反的，靈魂所經歷的只是在漆黑的氛圍中已失去了這一切。

只有心裏存著的愛激勵她，催逼她將交託予天上的愛侶，是祂在策勵她、引導她，使她箭步向心愛的神奔去，自己卻不知所以然，只是唱著：在這有福的夜鄉。

[原出版者附註：呈現讀者面前的本書，顯然殘缺不全。專家西凡略神甫 (P.Sil Verio) 都認為這是十架約翰手編的最後數頁，因裝訂不良，也已佚失，實在可惜！]